地底三千里

丁一科幻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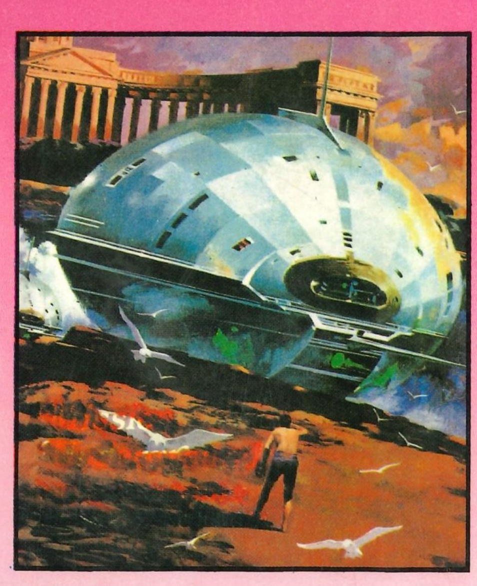
地底三千里

丁一科幻小說

丁一科幻小說 6

地底三千里

金麟



金麟出版■必屬佳作

地底三千里

丁一著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一個人能夠想像出來的任何事情，別的人就一定能將它付諸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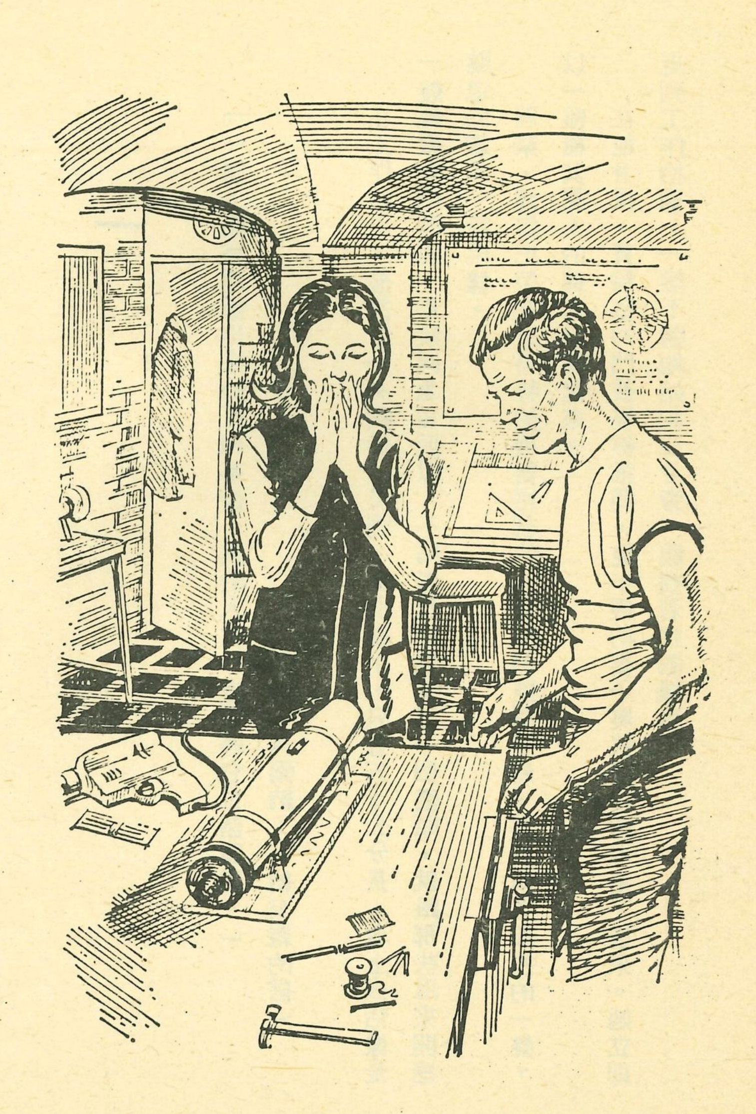
儒勒・凡爾納：（給父親的信）

一

在工作枱上，擺設着一具機器的模型，它很細小，只有五十公分長，看上去活像是一艘極微型的潛艇，形狀同魚雷近似，不同者是前端突出一個鑽頭，就跟那些用來開挖隧道的鑽頭一般模樣。

理察・達雷把裝在這奇特的機器尾部的一個開關控制擰着，那鑽頭立即搜的一聲，以一種極其驚人的轉速運轉起來。

在他身後，實驗室的門被輕輕推開，他年輕的妻子奧狄蒂悄悄地走了進來。她立即走到工作枱前，一聲不響地站在他身旁，觀察着那個機器。



理察將那細小的開關控制關掉，鑽頭慢了下來，跟着就停止了轉動。

「怎樣了？」奧狄蒂問道。

她的丈夫對她微微一笑，笑道：「我是準備好了，至少這機器已經準備妥當，現在我們可以去進行試驗了。」

「什麼昨候？在什麼地點進行？」妻子問。

「今晚，就在蝙蝠洞裏。」

理察．達雷是一個傑出的法國科學家，他年紀還很輕，結婚不久，婚後搬到比利牛斯山的聖馬托利村，居住在一間很大的房子裏。從他實驗室的窗子往外望，可以看到高聳的山峯，他和奧狄蒂在這些山中，曾一起進行探索，發現了不少洞穴。

在過去兩年，理察曾專心研究一種核動力的新的秘密能源，並已證實這種新式核能是那麼重要，他日以繼夜地進行工作，最後發明了一種新機器，一種原子能的微型馬達，能無限期地推動最強力的機械，並可運用到任何類型的潛艇或飛機上去。

理察．達雷已經製造了一個核能微型馬達，安裝進他那個奇怪的機器模型，只有他自己和奧狄蒂才知道他製造這個機器模型打算作什麼試驗，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想達到什

麼目的。

當晚十點半鐘，聖馬托利村的居民。全都安祥地睡了，村子裏靜悄悄的，理察和奧狄蒂離開了家，沿着一條羊腸小道，向附近一座大山走去。他們默默地經過山隘，理察胳臂下夾着一包用報紙並不牢固地包裹著東西，那就是他的新發明。正如奧狄蒂說的，任何人也不會想到理察拿著這包東西，乃是他這麼多個月來專心致意艱苦工作的成果。

這時候，在朦朧的月色中，他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座像巨塔似聳立的岩石，理察對這一帶十分熟悉，他從小時候起就經常到這山玩耍。正是這個地方，他跟奧狄蒂曾作過不少次極有趣的探索，在岩洞探險史中寫下新的一頁。

現在，他們離開了羊腸小道，穿過糾結在一起的矮樹叢，來到那巨岩的脚下。這兩個岩洞探險家很迅速地就找到了要尋找的地點，在手電筒的光束中，出現了一個岩洞的入口，這地方就是蝙蝠洞，為什麼叫蝙蝠洞？這自然同蝙蝠有關。

一走進岩洞，他們穿過一條很狹窄的通道，通道的末端，是一個相當大的洞穴，洞穴盡頭，是一道壁立的岩石。

理察把他的新發明，放在洞穴的泥地上，跪在它旁邊，開始對它進行最後一次檢查

。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把它遞給奧狄蒂，說道：「把那上面我列出的數字一個一個唸出來，小心別唸漏了。」

當奧狄蒂小心翼翼地把數字清楚地唸出來時，理察開始對那安裝在機器裏的一個控制錶板作仔細的核對，這花了很長時間，需要無比耐性，最後也總算把所有數據都核實清楚了。

他把機器的外殼關上，那鋼鐵的外殼保護着遙控錶板，他作了最後校準之後。將外殼牢牢封好。

理察從鼓鼓的褲袋裏，掏出兩樣東西，那是一個羅盤和一張比例放得很大的地圖，他小心地將地圖舖平在地面上，仔細地看準地圖上用紅色劃出的一條線，然後觀察羅盤，一直擺弄到那地圖上的紅線和羅盤上的指針，平行成一直線，然後用粉筆在羅盤指着的岩石上，畫了一個同機器直徑相等的圓圈。

奧狄蒂屏息着呼吸，看着丈夫的每一個動作。只見他用雙手拿着那個像微型潛艇似的機器，頂住岩石上那個圓圈，機器同地圖上的紅線和羅盤上的指針，構成一條直線。

他向奧狄蒂點了點頭，她明白現在輪到她動手了，她的心急劇地跳動着，按下了開關控制的按鈕，那個細小的鑽頭立即開始吃住了岩石，鑽進岩石去，……

奧狄蒂不由自主地俯過身來，想靠得更近去觀察那機器的活動，但理察迅速用肩膊一下將她推開。

幸好她及時倒往一邊，否則就會被一股塵土和岩石碎片噴滿一臉了。

那強而有力的鑽頭，雖然細小，却能將岩石鑽成碎粉，通過機器後面微細的廢氣管，猛烈地噴射出來。

「天啊！它簡直像噴射式飛機一樣，在後邊竟噴出這麼大的一股氣流！」奧狄蒂驚嘆道。

跟着她看見理察放開雙手，不再握住那機器，他其實根本無法再握得住它，因爲這時它已很迅速地鑽進岩石，看不見了。岩石上只留下一個圓洞，不斷噴出被磨成粉狀的岩石碎片。他們跪在蝙蝠洞的泥地上，興奮得透不過氣來，只聽到那機器越鑽越深，鑽頭切碎岩石的聲響變得越來越微弱。

現在，黑暗的蝙蝠洞裏靜得可以聽得見一枚針跌落地上的聲響，鑽頭的聲音完全聽

不見了，他們兩個站起身來。

理察說：「好了，現在它已經上路了，但願實驗能成功吧！」

他檢起了羅盤和地圖，塞進口袋，領着奧狄蒂，從狹窄的通道，走出岩洞。

在迷濛的月色中，他們慢慢往村子走去，奧狄蒂愉快地說：「喂，我給它想了個名字。」

「什麼名字？」

「我突然想起在南美洲曾發現一種很古怪的動物，牠身上有一層很硬的角質甲，活像穿了一身盔甲似的，牠還有極有力氣的爪子，當牠一碰到敵人，就以令人出奇的速度，在地上鑽了個洞，敵人還來不及接近牠，牠就遁地逃走了。

「嗯，那是犰狳。」

「對，是叫犰狳，不過我查過字典，牠也叫穿山甲，這叫法雖然俗一點，但比犰狳這學名更切合實際，也更形象和生動，我們的機器不正是穿山甲嗎？」

「眞合適極啦！」

從這一刻起，理察這新發明，就被他們命名爲「穿山甲」了。

他們回到家時，理察望了望手錶，說道：「已經半夜了，如果我的計算沒錯的話，我們的「穿山甲」將會水平向前推進五公里，明天接近中午，它就會在嘉扎克舊石礦場鑽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祇好耐心等待了。」奧狄蒂說。

可是，這後半夜，察理和奧狄蒂却無法入睡，他們一直在掂掛着「穿山甲」。

「現在不知道『穿山甲』到了哪兒呢？」奧狄蒂說。

察理回答道：「我眞擔心它，要知道一路上它會碰到很多困難的，有很多危險是我們無法預見的呢！」

「穿山甲」如果能夠成功地鑽行五公里，那將是非常神奇的成就。在目前世界上，即使是最有經驗的石油勘探隊，也只不過鑽探到地層大約這麼個深度，而且，石油鑽探到目前爲止，還是靠人工操作，必須有一隊掌握技術的鑽探工人，還要有一副巨大而有力的的鑽探機，架起鑽井，用高效能的馬達帶動鑽頭，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地面上操作的。

但是「穿山甲」却完全不同，它是自己鑽探，它有自己的核能馬達，它的活動完全

由安裝在它裏面的微型控制錶板操作，而且都是事先將指示全部輸進電腦中，簡而言之，穿山甲是百分之百自動控制的。正因爲它是完全自動化的，理察才更擔心呢。若果在方向、高度或深度任何一方面稍微有一點點兒偏差，就會造成無法預知的後果，例如，它在某個完全不同的地點鑽出來，再也找不到它；更糟的話，它可能會越鑽越深，不停地鑽進地層去，那就完全沒有希望能重返地面了。如果理察的計算是準確可靠的話，那才可能根據預測，在舊石礦場將它收回。

第二天還沒到十一點，理察和奧狄蒂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裝成是偶然散步那樣，趕到早已廢棄的舊礦石場去。

舊石礦場有一片大約長一百米、高二十米的石壁，他們站在石壁前等待。

「這片石壁大約有兩千平方米，作爲一個目標，應該是很大的了。」理察設法講得蠻有自信似的，「儘管『穿山甲』經歷了五公里的旅程，看來是不應該會錯過這麼大的一個目標的。」

這舊石礦場四周沒有人影，長滿了野生的矮樹與籐蔓，在遠處的山頭上，傳來了放牧在山上的羊羣掛在羊脖子上的鈴鐺的清脆響聲，理察和奧狄蒂認識那牧羊的孩子，他

們知道他是不會把羊羣趕到礦石場來放牧的。

到了十一點半鐘，奧狄蒂正在舊石礦場入口的地方採摘野花，理察倚着岩壁，把耳朵貼在岩石上，岩石是最佳的傳聲導體，比空氣傳導得更好呢。

理察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醫生用的聽診器，把它戴上，像醫生一樣，在測聽着岩石傳出的聲音。

任何人若看到這奇怪的景象，準會以爲他瘋了。但附近並沒有別的人，所以理察一直聽着，還不時改換位置，而奧狄蒂則在不斷地摘野花。

突然，理察大喊一聲：「我聽到一點什麼聲音啦！」

奧狄蒂也停住了採摘，說：「對，我也聽到點什麼了。」

「啊，不，那是不可能的，你絕不可能聽得見，我戴了聽診器才勉強聽到一點微弱的嗡嗡聲罷了。」理察說。

「可我的確聽到有響聲啊！」奧狄蒂堅持說。

理察沒有回答，他藉着聽診器現在已肯定聽出「穿山甲」正在岩石中鑽行。對於他來說，這聲音就是最美妙的音樂，這是他長期研究工作的結果，看來「穿山甲」能夠如

事前計劃那樣如期到達目的地，並沒有出事故。現在任何時刻「穿山甲」就會破壁而出，試驗將勝利完成。

「喂，站開點！」理察大聲喊道，「現在我已經能十分淸楚聽到它啦！『穿山甲』，很快就會鑽出來啦！」

但奧狄蒂却在望着另一個方向，說：

「聽，我聽到的却是另一種聲音，它並不是我們的『穿山甲』，是一輛汽車！看，它來啦！」

奧狄蒂的耳朵並沒有欺騙她，通向這舊石礦場的路上，正有一輛汽車向着石礦場駛來，它就停泊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

誰是這不速之客呢？

奧狄蒂和理察焦急地望着這輛汽車，他們最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試驗現場不歡迎旁觀者。

但他們却認識汽車裏那兩個滿面笑容的人，他們是雅各和妮柯莉，這是狄布家的一對新婚夫婦，也住在聖馬托利村，還是他們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雅各和妮莉從汽車跳出來，看到理察戴着聽診器那副怪模怪樣，不由得哈哈大笑。雅各叫起來：「老天！你們在幹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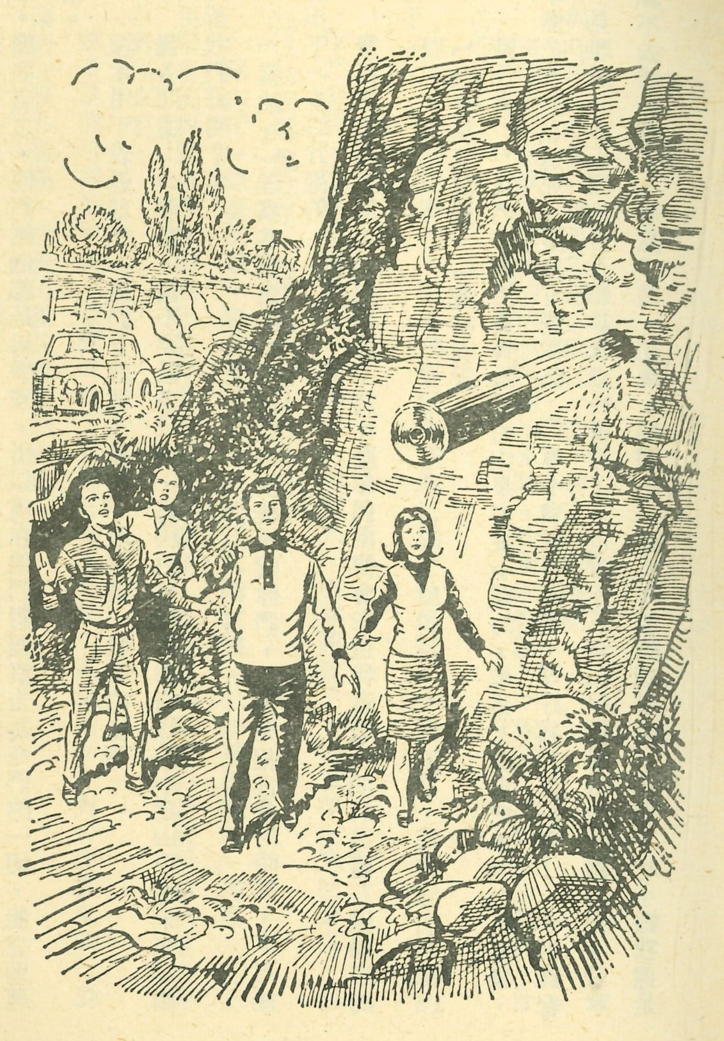
但是當他們看到理察毫無笑容，以及他和奧狄蒂瞪着他們，立即停住了笑聲，意識到他們是不受歡迎了。

儘管事情已發展到這個地步，理察還是向他們走過去，臉上仍然沒有歡迎的笑容，這使他們感到很尷尬。突然理察停住了脚步，猛然回過身子，這時一種奇怪的聲音忽然在靜穆的石礦場裏迴蕩起來，這是一種刺耳的震音。

他們四個都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就在離地面大約四米的岩石上，射出了一個像魚雷般的顫動着的細小東西，有一陣那東西帶着慣性，在空中向前直飛，跟着砰的一聲，落在前面的碎石地面上。

理察向它跑去，迅速地將開關控制按停，然後轉過身來，很嚴肅地對雅各和妮柯莉說：「好，你們聽着，我把來龍去派講給你們聽吧。」於是，他把這次試驗解釋給他們聽。

雅各本身是一個傑出的地質學家。在地表下岩層組成方面是個公認的權威，他跟理察和奧狄蒂一樣，也是非常有興趣於岩洞學的。他的妻子妮柯莉是個很有才華的植物學



家。簡而言之，他們兩個都是科學家，所以現在他們對理察告訴他們的一切，能立即理解。

根本用不着迫他們，他們立即就答應保守理察這一發明的秘密。

雅各問道：「理察，請不要瞞着我們，盡快把有關你那奇怪的小穿山甲的未來計劃告訴我們好嗎？」

「當然，」理察答應道，「不過我可要先提醒你們，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訂出下一步的計劃的。」

奧狄蒂這時才問：「眞奇怪，爲什麼你們兩個會在這特定的時間到這舊石礦場來的呢？」

「我也莫名其妙。」妮柯莉說。

雅各說：「我們本來是要到附近的山泉去捉小蝦的，半路上決定把車開上石礦場，準備把車泊在這兒，這兒有些樹蔭，汽車不會曬得滾燙，幸好我們眞的來了，否則就看不見理察一本正經給岩石聽診那副怪模樣了，也看不見穿山甲從岩石中脫顯而出！我寧願不去捕小蝦了，看見了這一切後，捕蝦已一點也不起興趣來啦。不過，吃小蝦我還是

有興趣的，看來我們還是趕去捕捉一些，那才好解饞呢。」

當他把捕蝦網從車後的伙食箱取出來時，他對理察說：「理察，如果我能幫得上什麼忙的話……」

他用不着把話說完，因爲理察已熱情地打斷了他的話：「謝謝你，我會記住這話的！」

他們走後，理察用報紙把「穿山甲」包起來，夾在膊臂下，得意洋洋地回家去，他因爲成功而飄飄然了，至少奧狄蒂是這樣想的。

「穿山甲」這次試驗，雖然並不是一次很正式的試驗，但却獲得成功。理察一路上甚至暗自高興雅各和妮柯莉出其不意地到達石礦場，及時看到了他的新發明勝利地從岩石中鑽出來呢。

雅各是個可靠的朋友，他對於地下岩層的知識是無可匹敵的，他對於理察未來行動會碰到的很多難題，能提出極其寶貴的意見。

對，這一天一切都十分順利，但是未來的道路也會這麼順利嗎？

二

三天後，理察和奧狄蒂搭火車到巴黎。

他們是去見拉托爾教授。拉托爾教授是法國科學院的院士，理察是他的得意門生，教授一直來對理察的研究工作十分關注的

當他們一到達科學院拉托爾教授的辦公室，立即就被領進了教授的書房。教授一見他們，就站起來，從書桌前走前來熱情地迎接他們。

「快些下來！請坐！」他大聲叫着，很顯然看到他們兩個，使這老頭子感到十分高與。

跟着，他留意到理察坐下來後，並沒有把小小的手提箱放在地下。而擱在膝頭上。

「哈哈！」他叫起來，「我認出它來啦！你已經不是第一次用這樣子平凡的箱子裝着某種極不平凡的東西來見我！這次又是什麼驚人的東西呢？」

「這次嗎？教授，我相信是一件跟過去我帶來讓你看的東西非常不同的東西呢。」

理察得意地說着，把小手提箱打開，將「穿山甲」從裏邊拿出來，放在教授的書桌上，同時很簡潔地將他這新發明的歷史講了一遍。接着，他從口袋取出一幅地圖，就是他們在蝙蝠洞使用過的那一幅，把「穿山甲」第一次試驗，成功地鑽行了五公里堅硬的岩石的情況，描述了一遍。

教授細心地檢查了一番「穿山甲」，用手輕輕地撥動了一下它的鑽頭，鑽頭的刀葉一點也不鋒利，一點也看不出它有鑽透五公里堅硬岩石的能耐。

教授搔搔頭，對奧狄蒂說道：「夫人，如果我不很熟悉你的丈夫，我會把他當作一個瘋子，一個很不聰明的騙子，他剛才講的故事實在難以使人置信。我過去敎他的時候，就深信他有一個發明家的頭腦，這次他不只設計而且完美地製成了一具核能發動機，而在建造這個極不平凡的發明時，懂得挑選特殊金屬來組合它，這是很了不起的知識。」

理察聽得出教授言外之意是認爲「穿山甲」的金屬鑽頭不可能鑽透岩石，他不作回答，只是俯過身去，把開關控制輕輕一按。細小的核能發動機立即運轉，鑽頭嗖的一聲以

驚人的速度旋轉起來。

有好一陣，教授沉思着凝視那「穿山甲」，他說：「那麼說，這奇妙的玩意兒果眞能穿山過嶺打透五公里的岩石了，嗯，不過我要親眼看過才相信，現在就試驗一下讓我看看吧。」

「教授，你要什麼時候試驗都行！只是我不懂得在這兒怎樣試驗給你看，難道你想「穿山甲」把你這書房的牆壁打一個洞嗎？」

教授說：「那倒不必，我們有更好的地方，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在我們的脚下，就在這座大廈下邊。」

他從檔案櫃裏翻出一張地圖來，把它舖在書桌上，讓理察和奧狄蒂看。

「這張圖是這座大廈下邊的地下通道網的詳圖，是放大到很大比例的，我對它們很熟悉，二十年前我們曾在那地下通道建立過一個實驗室，阿爾曼德．維雷教授爲我們作出這非常詳細的地圖。」

理察和奧狄蒂俯過身去，跟教授一起研究這幅地下圖。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那兒有很多條地下通道．它們的寬度都是相等的，每條都

是成平行狀態，而分隔它們的石壁，大約有八十米厚，這對於你們那個『穿山甲』應該不成問題的。如果它有本事鑽行幾公里的話，那鑽透八十米的石壁，應該是毫無困難的。」

理察說：「事實上，這當然是更爲輕而易舉了，在蝙蝠洞裏的岩石，是極端堅硬的，比這兒的岩石會硬得多。」

教授說：「我去拿鎖匙，立即對『穿山甲』進行第二次試驗。」

半個鐘頭後，拉托爾教授帶了理察和奧狄蒂，走下這座大廈的地下通過。理察和奧狄蒂不覺相視而笑，他們經常到荒山野嶺去探索岩洞，不過這兒是人造的地下通道，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奧狄蒂打了個寒戰。

「這地下通道眞嚇人！」她說，「簡直是一座眞正的地下迷宮，全是些筆直的通道，拐來拐去，像個相當複雜的迷宮，在這兒很容易迷路的．每條通道都那麼相似，一迷了路就走不出去了，到那時不餓死也會活活給嚇死呢！」

教授哈哈大笑起來：「不用害怕，我們有這詳細地圖，不會迷路的。現在讓我來看

看，對了，這一條通道和另一條平行的相隔八十米，它們之間就是岩石的石壁。」

「你想在這兒進行試驗嗎？」理察問。

「對，這兒是十分好的地點，我正急於看看這『入地鼠』如何遁地而去呢。」教授答道。

他們又再一次仔細研究那幅地圖，在他們所站立的地下通道盡頭有一個直角的拐彎，從拐彎走上八十米，就到達那條平行的另一條通道去。按理來說，「穿山甲」應該從這條通道石壁鑽進去，從平行的那條通道的石壁鑽出來。

理察道：「讓我首先作一些調整，微型發動機的轉速必須減慢一些，這樣我們才夠時間從這兒跑到那條通道去，否則就看不見它怎樣破石而出了。」

他打開「穿山甲」的外殼，在電子錶板上按下了一系列的數字按鈕，過了一會，他抬起頭來說：「好，這樣就會有多幾秒鐘時間，讓我們能及時趕到那邊去。」他拿出羅盤，在地圖上作了記號，然後在石壁上用小刀劃了一個記號。

理察握住「穿山甲」。把鑽頭抵住他在石壁上劃的符號，向奧狄蒂點了點頭。

她立即開動開關控制，這次她有經驗教訓了，立即往旁邊一跳。

這次也僅僅及時跳開，「穿山甲」的鑽頭立即咬住了石壁，開始往裏鑽，從細小的廢氣管噴出一股塵灰和碎石片，這股東西噴得那麼有力，直射到對面石壁上。理察等「穿山甲」一開始鑽進石壁，就把手鬆開，「穿山甲」就迅速消失在石壁裏去了。教授站在那兒，看着穿山甲以這樣的迅速消失掉，有好一陣他完全愕然不知所措，跟着他大叫起來：「快走！我要看它是怎樣鑽出來的，走吧！」

他們沿着通道，拐過直角的拐彎，趕到八十米外另一條平行的通道去。教授和奧狄蒂在前頭奔跑，但理察却並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數着脚步，後來乾脆停住步子，喊道：「喂，你們啊！你們走過太遠啦！你們已經走過了『Ｅ２』點了。」

教授和奧狄蒂趕快轉過身跑回來。教授喘着氣說：「哈！那麼說，你那入地鼠，對不起，你那『穿山甲』會在這兒冒出來了！但是爲什麼你叫這兒作『Ｅ２』點呢？」

「很簡單，『Ｅ１』點就是入口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Ｅ２』就是出口ＥＸＩＴ嘛。」

教授聽了，咯咯地笑了，但突然又嚴肅起來，說道：「我可不是散佈悲觀情緒，但我們必須有思想準備，要面對你那『穿山甲』這次或許會失敗的可能性，說不定它會半

路停住，鑽不出來呢。」

「不，絕對不會的，」理察滿有信心地回答，「這段距離太短了，再說，我現在已經能聽得見它了呢。」

理察把耳朵貼着石壁，教授也跟着傾聽。

一陣微弱的刮刨聲，已經可以隱約聽得到了，這聲音在不斷增強。

在這地下迷宮裏，三個科學家把耳朵貼着牆壁，這情景可以說是再奇怪也沒有了。很久以前，工人流着汗水，用鑿鎬一下一下地同岩石搏鬥，挖出這些地道，這情景是很動人的，但三個穿着整齊的科學家，在等着新發明破牆而出，這就簡直不可想像。巴黎這偉大城市的地下，竟然有一個小小的機器在以令人無法置信的速度，輕而易舉就鑽透硬壁的岩石，這不是件奇迹嗎？

突然，理察往後退了幾步，對其他兩個人喊道：「快退開，教授，請退開！奧狄蒂，你也走開一些！現在任何一秒鐘內，『穿山甲』就會出現，但我不敢完全肯定『E2』點是否位置絕對準確，小心它突然闖出來。」

理察的警告很及時，在離開地面一米半高的石壁，突然冒出那『穿山甲』的鑽頭，

一到再沒有岩石阻擋時，它就像箭一樣射了出來。理察一個箭步跳上前去，將它的開關控制關掉，把剛穿八十米岩壁的「穿山甲」拿起來，遞給教授。

教授極端小心地用手指碰了碰它，跟着叫了起來：「不可思議！奇怪極啦！它鑽過八十米岩石之後，理應是發紅發燙，可是却完全沒有這種現象，這眞是了不起的成就，『穿山甲』將可以作很多用途呢！例如礦洞塌方、礦工被活埋在礦坑裏，『穿山甲』可以鑽下去，輸送氧氣糧食，傳遞信息，或者，可以用來安裝地下電線如電話線，對！它能做的事，眞的沒有止境的！」

理察很有禮地聽教授大發議論，他並不加以反駁，雖然他心中早已另有計劃，等教授講完後，他才將自己打算講出來。他這計劃是那麼雄辯而有力，使教授都聽呆了。

理察指出，人類已經成功地探索了地球的表面，最高的喜瑪拉雅山都登上去了，現在已開展了太空探索，發展的速度很快。

人類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月球和其他星球着陸，建立基地。他們已經將深海潛水艇設計得十分完美了，古老的夢想正在實現，可以探測各大洋的海床，準備建立海底城市。

理察繼續講下去：「依我看來，現在該是最合適的時間，人類應該開始探索我們這星球——地球，就在我們脚下那神秘的領域了。哦，我知道，岩洞學家曾深入地底五六公里，但這只是在地殼上搔癢罷了，我希望能以一架特別設計的機器，作人類首次探入地底的旅行，而這個……」他低下頭望着那小小的，「穿山甲」，說道，「它只不過是一個實驗性的模型，我現在想要建造一個眞正的『穿山甲』，它將具有無比的威力，裝配上先進的儀器，可以一連幾個月鑽進地下，穿透岩石，我還計劃了把它建造成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在裏面生活。」

「在它裏面生活，……一呆就幾個月頭嗎？」教授驚訝地問。

「對，」理察沉着地答道，「我計劃要進行首次地下探索的嚴肅嘗試，搞一次長時間的科學研究任務。」

「你這話可當眞？」教授問道，「你不是開玩笑吧？你不是打算將儒勒．凡爾納著名的【地心遊記】變成現實啊！」

「說得對，也說得不對，」理察回答道，「我對儒勒．凡爾納這偉大的科學幻想小說作家極之欽佩，也十分讚賞他的著作，我承認，在我還只是個孩子的時候，使那本【

地心遊記】使我最爲激動。不過，現在我已經知道，它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是最具幻想性，也最不眞實的一本，沒有任何人類，也沒有任何機器，可以深入到地球的核心去的。不過，我也像凡爾納一樣，夢想着去深入研究地底多姿多采的神秘領域，那些地方從來沒有人類曾涉足過的，而且我們對它們還所知甚微，甚至還一無所知呢。」

「你打算怎樣？」拉托爾教授問。

「現在我有充分理由認爲，我可以將這夢想變爲現實——科學的實在的眞實生活。」

沒有一個人，甚至像拉托爾教授這樣博學之士，曾想到過像這樣大胆的計劃。理察的豪言壯語，在靜寂的地道中引起了嗡嗡的回聲。

有好一陣，教授望着理察，又望望那「穿山甲」，最後他說：「我們回到書房去吧，得把這事進一步更詳細討論一下。」

半小時後，他們在教授的書房裏，圍着一張大桌子坐着，桌上擺有咖啡和三明治。他們在那兒一直談到深夜。

理察從他那舊皮手提箱，拿出一大疊數據、地圖和草圖，說明自己的計劃。教授提

了很多問題，故意提出上千種反對的意見來跟他辯論。理察對這一切作了很有力的答辯，他早已把一切都想得很透，對每一種可能性都加以衡量過，並想出解決的辦法。

那天夜裏，當拉托爾教授上床睡覺時，他已深信理察將會是利用一部革命性的新型機器首先到地底旅行的人了。

三

巴黎之行，花了不少時間，但理察却大有收穫。

拉托爾教授答應把理察的新發明作爲最高秘密，不向任何外界透露。同時，他答應盡全力支持理察建造一部足夠長度及用儀器裝配齊全的「穿山甲」。

拉托爾教授是法國政府「科學研究」部的負責人之一，他的部門將出全力支持理察建造「穿山甲」，而且撥出了充分的基金，使這出色的計劃能得以實現。

正如奧狄蒂所說的，現在他們用不着担心不夠錢用，政府會支持把「穿山甲」各種儀器裝配齊全，一直到它進行地底下的首次旅行，揭開人類歷史新的一頁。

理察和奧狄蒂居住的房子，是建築在一個山丘上，四周圍着是一個很大的花園，這花園是那麼大，聖馬托利村的村民，都叫它作公園。在公園的遠端，有一個陡峭的懸崖，岩石像被大刀一刀削去一樣，形成一片高大的石壁。理察決定就在懸岩石壁之下，建

造一個巨大的木頭的機庫。

他把村子裏的木匠找來，把設計圖交給他，木匠帶了兩個人，很快就忙着豎起柱子，架起那間他們認爲是大木箱似的房子，却根本不知道這是機庫。

村子裏的人都議論紛紛，但很快就得出一個結論：理察嫌原來的實驗室不夠大，要建一個更大的。

至於爲什麼要貼着懸崖的石壁，村民的解釋簡單得多，那石壁那麼平，可以省掉一面牆的材料嘛。

但過了不久，村子裏的議論又多起來了，他們都覺得無法理解，這年輕的科學爲什麼需要這麼多沉重的鋼鐵的東西？這些藏着奇怪形狀的金屬的木箱，現在不斷地運來了。他們看得出，都是從巴黎運來的。

當一隊技術工程人員到達時，他們更爲詫異了，這些技術人員也是從巴黎來的。他們一打探，發現那機庫裏在建造一艘像潛水艇一般的古怪東西。

不過，它絕不可能是潛艇，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會認爲，在比利牛斯山上的一個村子裏建造一艘潛艇，是絕對不合邏輯的。不，這裏面充滿了神秘的氣息，但誰也無法

解開這古怪的謎。使人更爲氣憤的是，那些受過嚴格保密訓示的技術人員，全都守口如瓶，不肯透露出一點兒消息，村民總是打聽不出機庫裏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十五天後技術人員全部撤走了，他們來時是悄悄的，走時也是悄悄的。

技術人員走後，村子裏的閒話也就靜息下來，這純樸的村子的居民對理察搞什麼東西，其實並不關心，只要大家相處得好，搞什麼也沒多大關係。

當然，誰也不理會理察這十五天來都在十分緊張地工作，監督着技術人員按照他的藍圖，以高度的科學技術來裝配起他的「穿山甲」。

現在，一切都弄好之後，理察將各種新式的儀器都裝置進「穿山甲」去。自從上次在舊石礦場理察和奧狄蒂碰見過他們的朋友雅各和妮柯莉，直到現在，他們都沒有再聯絡過。

雅各和妮柯莉自然也聽到村民的傳聞，但他們也是科學家，當他們知道理察和奧狄蒂每日都拚命工作到深夜，他們也不想去打擾他們，即使是科學家，去打擾人家，也是被當作不受歡迎的客人的。他們知道傳聞中的古怪潛艇是理察建造「穿山甲」，這工作是要十二分集中精神的，他們既幫不上忙，可又不想去幫倒忙，因一分心出了差錯，會

導至破壞性的災難的。

所以當雅各和妮柯莉一接到理察和奧狄蒂約他們去共進晚餐時，那種高興就可想而知了，他們都十分好奇，希望知道這幾個禮拜來那秘密建造的東西會是怎麼個樣子。

奧狄蒂是個一流的廚師，他們在吃完了美味的晚餐後，理察提議大家到花園去散散步。自然，他把大家帶到那木頭建造的機庫去。

他將鎖頭打開，說道：「請看看裏面是什麼吧！」

雅各和妮柯莉有好一陣楞在那兒，說不出話來，脚像生了根一樣，無法移動。在機庫裏，是一艘全長的「穿山甲」幾乎擠滿了機庫，它的樣子一認就認出來了，跟他們在礦石場上看見從岩石中飛射出來的那個模型一模一樣，不過巨型得多。理察叫道：

「請進去看看吧！」

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從「穿山甲」尾部的一道小門爬進去。

「穿山甲」內有一個主艙，還有用鋁板隔開的幾個小艙室，在主艙裏，有一張擱板桌子和一個相當複雜的儀錶板，上面佈滿了閃閃發光的按鈕和電掣。妮柯莉還注意到，這巨大的「穿山甲」活像輪船一樣，兩邊都裝配有一列舷窗，可以往外觀察。理察從艙壁

拉下四張摺叠椅子，請大家圍着桌子坐下，開始談話，他說：「坐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們呢！」

一個小時後，雅各和妮柯莉知道了「穿山甲」建造的目的了，也知道了理察和奧狄蒂計劃進行的地底探險旅程。

理察說：「好了，我已將全部事實擺在你們眼前，現在要聽你們的了，你們有興趣跟我們一起作這『穿山甲』首次地下旅行嗎？」

奧狄蒂說：「哦，我們並不是要你們不加思索匆匆作出決定，要知道，這次地下旅行肯定要爲期一年的……」

「一年！」妮柯莉驚叫起來。

「不錯，要一年時間。」理察道．「而且，一旦我們動身出發，就絕不能中途退縮，也沒有辦法折回來的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離這兒聖馬托利村三四千里，等我們重新鑽出地面時，將是在烏拉爾山脈。一路上，我們將搜集大量的標本，記錄成千上萬觀察的事實，包括地質學和礦物學的發現，簡而言之，對這次奇怪的史無前例的旅程的發現，作科學的記錄。」

他轉過頭來對雅各說：「你是個地質學家，我相信你對深入探索每一層地層有着極濃的興趣，」他又對妮柯莉說，「而我知道你們新婚，不想分開你們，你是植物學家，對過去世紀的各類化石，也會有興趣的。我不必說奧狄蒂和我是多麼高興你們能參加這次探險，有你們的合作和幫助，將可以完美地搜集到地底多種多樣的標本和資料，那將是科學上無價之寶。不過，我並不想強迫你們參加這次到未知世界的旅行，不想迫你們在新婚之際去犯難冒險。」

妮柯莉和雅各有好一陣沒有出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跟着相視微笑起來。

雅各說道：「理察，還記得在舊石礦場上我說過的話嗎？我那時早已表明了態度，我和妮柯莉對所見所聞絕對保守秘密，不過我們却避免不了兩人私自議論一番，當然，我們不知道你們進行的內情，但從村子裏的傳聞，多少也聽說那些從巴黎運來的不尋常的貨箱，我們在家裏一直在猜想你們一定是搞這玩意的。」

「我早該想到的！」理察哈哈地笑起來。

雅各繼續說下去：「我得坦白說，我眞想知道你搞什麼鬼，有好幾次差點要跑來找你了。」

「說下去，承認好了，」妮柯莉說，「你差不多一直在肯定理察準是在建造一艘大型的『穿山甲』，坦白說出來嘛。」

「不錯，確是這樣的，」雅各說，「說實話吧，我一直希望着你會邀請我們跟你們乘坐它作處女航呢。」

這時，雅各嚴肅起來了，他說：「相信我吧，妮柯莉和我眞心想陪同你和奧狄蒂去地底旅行呢。」

「只有一件事使我担心的，」妮柯莉說，「等到現在，一切都完成，並且組織好了，我們這時才來參加，眞有點兒難爲情。」

「別說下去啦！」奧狄蒂叫起來，「還沒有完成呢！還有好多事要做！」

「對，」理察說，「機器現在是準備好了，我們的核能發動機將能使我們要旅行到多遠、經歷多少時間都沒問題，鑽頭也很好，燈光也很亮。」

奧狄蒂接口說下去：「只是我們在『穿山甲』裏，只有這張擱板桌子和四張摺櫈，如果我們要在『穿山甲』裏住上幾個月，那麼就得把這新的家弄得盡可能舒舒服服，這艙裏空間這麼窄小，得設計出我們起居活動的場所，還有得設計裝配出一個廚房，還得

帶上各種生活必需品，誰說我們已經完成了?說得眞好聽，還完成不到一半呢！」

女人到底是女人，這方面的事情得由她們張羅才行，奥狄蒂和妮柯莉立即着手開列出一張單子，把必要的儲備盡量開列清楚。而這時候，理察和雅各兩個男的，就坐在駕駛艙的儀錶板前，討論起這次探險的一些技術上的具體細節。

理察說：「我們將不作走到岩石圈以下去的嘗試的，你是地質學家，不必我說你也知道這個地球的外殼，同三十至七十公里深的地方有着多大的差異，我從不敢考慮冒險闖過陸界走進下邊的重圈去。」

「那當然囉！」雅各木無表情地應了一聲。

「哦，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理察說，「重圈只在三千至五千公里深，岩石硬得有鋼鐵的密度，沒有鑽頭能透它們的！而且，溫度是四千度！不，不，雅各，不用擔心！我們絕不會嘗試去做第一個深入重圈去的人，在那兒會被烤熟的！就是岩石圈已夠挑戰性啦！」

「對，一點不錯，」雅各同意道，「事實上，我眞有點想不通，你很顯然對『穿山甲』的鑽頭充滿信心，即使它是由核動力推動，難道眞的能鑽穿在岩石圈的岩石嗎？比

方說，這些岩石密度都很高，是花崗岩和玄武岩。」

「拉托爾教授也談到過這點。」理察說，「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大型的『穿山甲』將能毫無困難地以每小時三百六十米的速度，不停地鑽透岩石圈，我還可以保證，有信心將速度增到每小時五百米。」

雅各搖搖頭道：「可是速度並不能解決問題的。」

「當然，光有速度還不夠的，」理察伸出手，摸了摸控制錶板，「在這錶板後邊，並不只是一個核動力發動機，這裏還裝置了一個我稱之爲微型化學工廠的東西，帶有雙重操作的容器，在其中一個容器，我儲存了一定量的酸和其他我發明的化學劑，它將能把岩石圈最堅硬的岩石攻下來，不但能將它們鑽成碎片，而且能大幅度地減少它們的量。我花了很多個月研究出一種復合而成的特殊液體，用來冷却鑽頭，這種液體儲存在另一個容器裏，沒有了它，我們是沒有希望成功的，不過現在我知道，它是百分之一百有效。」

「好啊！」雅各說，「你肯定已把一切都想好了！」

「除了我們在哪兒睡覺，吃什麼東西！」奥狄蒂喊道，「也許，你們兩位現在該屆

就一下，用你們偉大的科學頭腦，來考慮一下我們低微的家政問題了。」

她遞過一張長長的單子，那是她和妮柯莉寫出來的具體要求。

從那晚開始，理察花園裏的這間巨大木頭機庫，變成了活動繁密的場所，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的東西送來——各種各樣的備用品，包括衣服、糧食、吊床、藥物、兩個空氣調節機；甚至還有一部頂複雜的儀器，專門將空氣中的氧和氫變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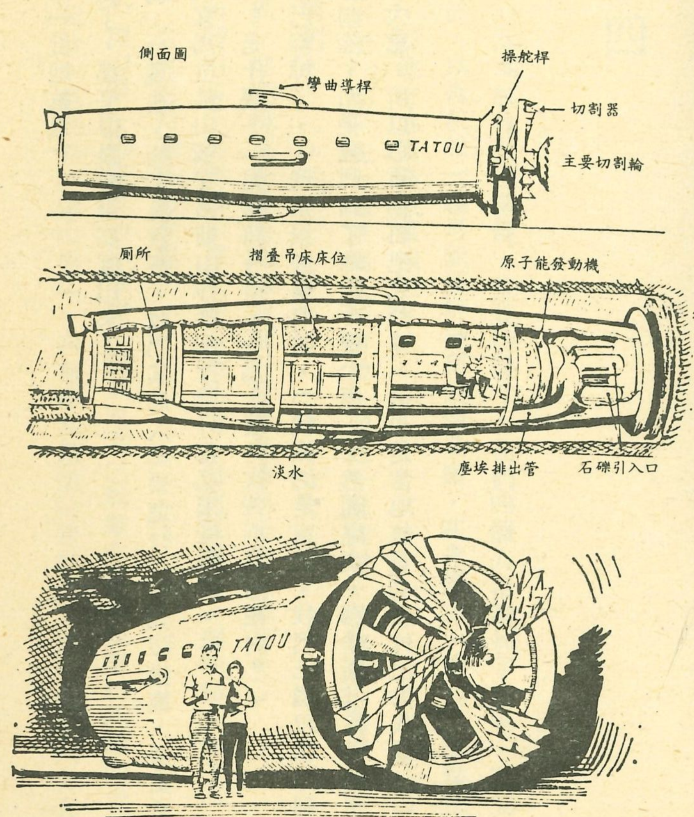
如果空氣供應缺乏，他們的水也會缺乏，甚至沒有水，所以他們又裝備了空氣發生器。

最後，他們在艙裏間了個小小的厨房，備有一個電爐，而電熱是由核能發動機供應的。

奧狄蒂對此十分滿意，她說：「這很有效，而且極合符經濟原則，明天我們就到『穿山甲』睡一晚，有個機會試用一下那些吊床合不合用。」

那在「穿山甲」裏用核熱煮成的晚餐，非常可口，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晚餐後，他們坐下來喝咖啡時，奧狄蒂說：「我一直在想，我們應有一個正式的頭銜才對，再說，現在已經有了太空人，稱爲宇航員，那麼我建議，從此以後，我們應加封自己頭銜爲

TATOU——「機械鼴鼠」



『世界上第一批地航員』！」

大家聽了，都笑得眼淚差點流出來了。

理察說：「現在，除了奧狄蒂，我們其他人都要進行一種預防措施，這是所有極地探險家或到喜馬拉雅山或安第斯山作登山探險時都必須採取的。」

「老天！是什麼？」妮柯莉叫道，「爲什麼奧狄蒂不包括在內？」

「她早已割掉了，」理察很嚴肅地說，「我指的是盲腸，我們三個現在得到醫院動手術把盲腸割除，如果我們到了地底下幾公里，突然闌尾炎，那是極其危險的，我們不能這樣粗心大意，所以必須提前把它割掉。這也是當地航員必須付出的代價。」

四

世界第一批地航員做好準備，整裝待發了。他們四個人都割掉了闌尾，而且還接種了預防的疫苗，以抵抗每一種可能預料得到的傳染病，在身體上，他們不放鬆任何一點疵漏，因爲，要應付地底的艱難險阻。

但這還不是一切，在一個星期天的清晨，他們一起到村子的教堂去請求保祐這次地底旅行一切順利。

回到家裏，他們現在在各方面都準備好面對未來日子的危險了。

最後，出發的日子到來啦，那天從天剛亮起，他們就對每一個細節，作了一次全面的核對複查，偉大的時刻終於來臨。

他們將「穿山甲」的位置加以改變，鑽頭原來已對準作爲機庫第四面牆的岩壁，距離大約五十公分，現在將「穿山甲」，向前推到鑽頭貼着岩壁，別看距離只有五十公分

左右，用人力推動巨大的「穿山甲」，却相當費勁，直到下午四時，利用上水壓千斤頂，才把鑽頭尖端同岩壁貼緊。

理察大聲地說：「現在讓我們作最重要的一件最後的儀式吧！」

他跑回房子去，幾分鐘後，拿來了兩瓶香檳和一條粗繩。他爬上「穿山甲」的頂部，將繡子仍上木機庫的橫樑，然後將繩子兩頭縛着兩瓶香檳的瓶頸。

「現在，要為我們的船行下水禮，」他宣佈說，「我知道通常行下水禮，是由一位貴賓來主持的，但今天我們的『穿山甲』行入地禮，可不是個普通的儀式，它是獨一無二的！所以『穿山甲』的下水禮，不，應該說是入地禮，應有兩個貴賓來主持！」

他把一瓶香檳交給妮柯莉，另一瓶交給奧狄蒂，由她們兩人從兩邊用力將香檳酒瓶扔向「穿山甲」，——「砰」的一響，香檳酒四濺，酒沫洒在「穿山甲」身上。

妮柯莉和奧狄蒂一起齊聲大叫：

「我們命名這艘船為『穿山甲』號，願上帝保祐它和所有在它裏邊旅行的人！」四個地航員齊聲歡呼，熱列地握住。當晚，十一點四十五分，他們站在機庫外邊，仰望着頭上星光閃閃的夜空。

現在，一切眞的準備妥當了，他們已把房子鎖好，一封長信已在當天寄給了拉托爾教授，在這信中，理察詳細地寫出了他們所幹的一切，還補充說：「……我們在今晚半夜秘密出發，依我們看這是最合適的時間，開始我們進入黑暗世界的旅程。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同你保持聯絡，估計一年你會接到我們從烏拉爾山脈拍給你的電報。」

信中還說：「我們不知道俄國人會不會說我們是侵入他們的領土，希望我們的簽證他們承認吧。」

當一切準備停當，四個地航員站在月夜裏靜靜等待，一直等到傳來村裏的教堂敲響了午夜鐘聲，他們才轉過身來，走進機庫，爬進「穿山甲」，理察最後一個走進去，回身把尾部的艙門牢牢關上。

他們四個人都很激動興奮，一齊動手把馬達發動起來。核動力發動機立即開動，鑽頭嗖的一聲旋轉起來，「穿山甲」開始激烈地抖動，這類顛簸是那麼猛烈，有好一陣雅各、妮柯莉和奧狄蒂顯然大為震驚，焦慮萬分，只有理察一直保持鎮定。

「用不着吃驚！這是相當正常的現象！」他大聲地說，「一當鑽頭吃進岩石去，鑽出一條通道之後，就會安靜和穩定下來的。」

幾分鐘後，理察的話果然被證實了，鑽頭鑽出一條隧道，長度夠容納「穿山甲」鑽進去之後，就不再發生強烈的顛簸和抖動了，只有一種很輕微的規律的震動，同時可以感覺出他們是向前移動。

「現在從後邊的舷窗往外望望吧！」理察道。

他們轉過頭，從後窗往外張望，只見出現了一幅極不尋常的景象。安裝在尾部的強力照明射燈顯現出他們是在一條數米寬的圓形隧道中旅行。在隧道盡頭，他們還可以看得見機庫的內部，但並不就此了事，從「穿山甲」的廢氣管中噴射出一股強有力的塵土和碎石皮，前進的速度越快，噴射力就越強。有好一陣，他們什麼也做不下去，只是出神地從舷窗往外張望，從控制儀板上的很多儀器可以計算得出，在剛才短短的時間裏，他們已經推進了兩百米。等到達有四百米距離時，理察關閉掉馬達，「穿山甲」立即停住不動。

「雅各，你跟我一起去跑一趟好嗎？」理察問道，「我們離開『穿山甲』一陣，留妮柯莉和奧狄蒂看守它，我們戴上防塵面具，那就不怕外邊的塵土飛揚了。」

「老天，幹什麼？」雅各問。

「等一下再解釋，快，」理察催促着，一邊戴上防塵面具，雅各也跟着戴上面具跑出去。

妮柯莉和奧狄蒂看見那兩個男人，面具蒙住口和鼻，還有防塵眼鏡，沿着新開出來的隧道往回去。

理察在路上對雅各解釋說，他們是去把隧道入口炸毀。

「爲什麼？」雅各問。

「這爆炸將炸下足夠的岩石，把洞口封閉起來，這樣就可以把我們隧道的任何迹象都消滅，我們可不能讓任何多管閒事的人闖進隧道去，那將會是非常危險的。我們鑽出來的隧道跟建築的隧道是不一樣的，並沒有進行加固，很容易就會發生塌方。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想引起轟動，有關秘密隧道的事千萬不能成爲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我們的任務，直到完成時，都必須是絕頂秘密的。」

這時，他們停住脚步，理察說：「炸藥的引線就在這兒，我們只要點着它，它一直燒出去，點着洞口的炸藥，就可以封閉掉隧道，我們一點着引線，立即往回跑。」

幾分鐘後，奧狄蒂和妮柯莉從「穿山甲」的艙尾窗洞外緊張地望出去，只見理察和

雅各正以最高的速度沿着隧道向她跑來。

這時只聽見「轟隆」一聲巨響，炸藥爆炸了，隧道裏響起了嗡嗡的迴響，隧道口被一塊滾落的巨石堵住了，誰也找不到這個入口啦。

理察回到「穿山甲」裏，發動起馬達，大聲對其他的人說：「好，現在我們可是眞正出發了！我們將一路向烏拉爾山挺進！」

那天晚上，在「穿山甲」裏，沒有一個人能睡很多時間，因爲他們情緒都太興奮了，正如奧狄蒂大發牢騷地說的那樣：「在一個新環境裏睡覺，特別是在吊床上睡覺，的確需要認眞練習才行。」

到了第二天早晨八點，雖然在地底是看不見日出，也聽不到鷄啼，但從計時鐘仍可以知道地面上已是白天了，當他們坐到桌子旁吃早餐的時候，理察宣佈他們已經進了五公里。

「我們現在一定正在蒙特彼扎特古堡那個丘陵下面經過，」他說，「我們在以十五度的角度下降，所以離地面的距離，大概深度是三百米，這只是一個很有節制的開端，不過，GHI VA PIANO VA SANO！正如我們的意大利朋友所說的：誰悄悄

地走，誰就安全！」

接着，理察拿出一本又大又厚的本子，將他們動身和他們在「穿山甲」中所過的第一晚，詳細記錄下來。其他幾個人，當然也補充了他們自己的觀察所得，並簽上名字，這是他們聯合作的「穿山甲」的（航地日誌）的開始。

在第一天要結束時，他們已挺進了十公里了，深度達到八百米，這時他們吃驚地看到舷窗外的岩石，是令人吃驚的發白。他們還觀察到，溫度在突然間急劇下降！還不只此，他們挺進的速度也在相當大地增加。他們四個跑到艙尾，從窗口望出去，從廢氣管噴射出去的塵土，現在也顯得令人吃驚地不同。

「雪！」妮柯莉叫起來。

「不，是冰！」奧狄蒂道。

「都不是，不可能是雪或是冰！」理察說。

雅各搖搖頭道：「我看可能兩者都有，我們現在正穿過一道地下的冰川呢！」

「難道地下也有冰川嗎？」妮柯莉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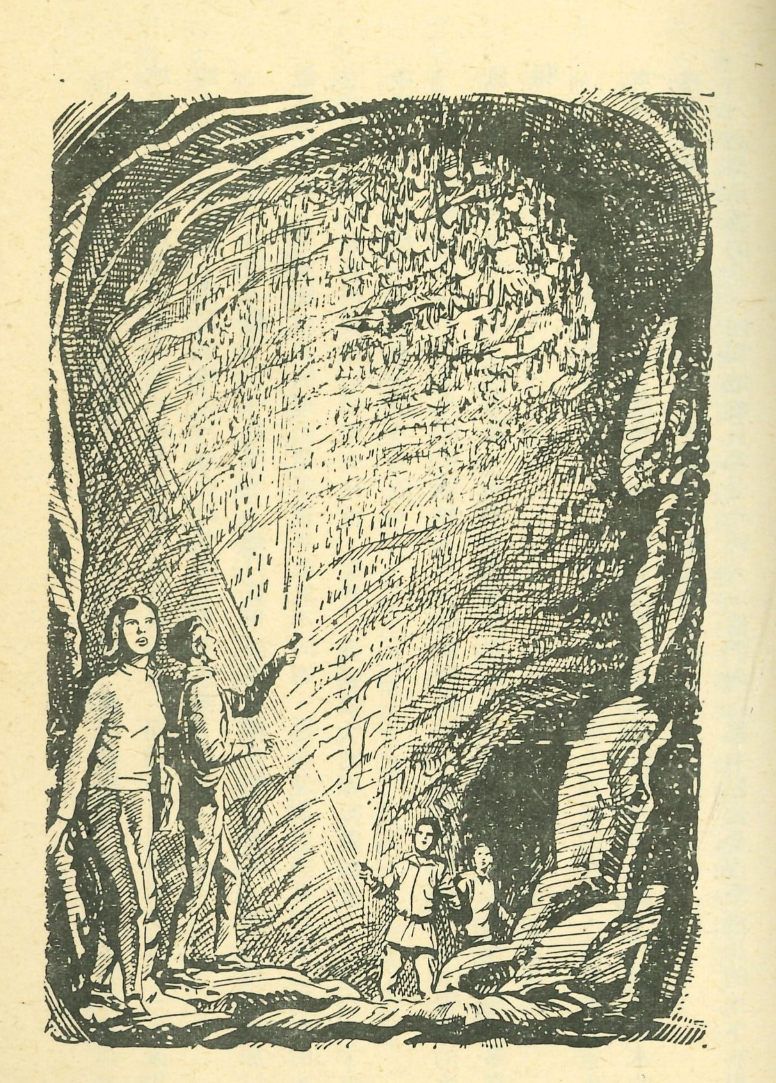
理察說：「雅各，請你把這點給我們解釋淸楚吧。」

雅各解釋道：「嗯，好吧，我講一講。冰川就是一大堆堅硬的、冰涼的、細粒狀的雪，它們形成於冰河的上頭，它們逐漸被壓縮，變成了冰河的一部份，經過長期的積累，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在上邊慢慢被冰凍而硬化，經過幾千年，冰河慢慢移動，它們帶着大堆的岩石和碎石，現在這些流動的冰河，已形成了冰山和冰川，越來越深被壓在泥土石塊之下。在比利牛斯山你們仍可以找得到冰川的痕迹，它們隱藏在岩石下面。不過，埋在地球表面之下這麼深的地方，那實在太過神奇啦！也許世界上並沒有人見過我們現在發現的情景呢。有朝一日我把這事描寫出來，必定引起一番轟動，一次世界性的科學界的轟動！」

可是雅各並沒想到，這次發現只僅僅是個開始，往後的日子裏，他將會看到更多同樣的現象呢。

這時，他們四個人站在舷窗旁，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奇景，而「穿山甲」顯然正在鑽透一道寬闊的冰川的心臟地帶。

理察把「穿山甲」停了下來，他們全都爬出去，藉着「穿山甲」尾部安裝的強力射燈，他們對這神奇的冰川隧道，進行了一番仔細的檢驗。



妮柯莉不只是個出色的植物學家，而且還是個一流的攝影師，所以指定她作爲這次地底探險的正式攝影師，她開始拿着攝影機到處拍攝，而雅各則用鶴嘴鋤敲了一些冰川的冰樣加以研究，他說這些冰河可能已有兩千多年歷史了。

妮柯莉用小斧，鑿下了一些樣子，她打算用她隨身帶來的顯微鏡，對這些冰樣加以觀察和檢驗。不過妮柯莉的理由是跟雅各截然不同的。她希望對這些長期埋在地底的冰雪進行檢查，看能否發現它仍帶有花種，果然，通過強大的顯微鏡頭放大，她找到了很多種不同的花粉，而且有着很多顏色。

這些花種的花粉，在很多世紀以前，曾一度被風吹送，飄落在比利牛斯山雪嶺的冰原上，結果被困在這地下冰川裏，長期被深埋在地底下，這是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啊！

奧狄蒂也歡迎這些結晶的雪，但却是完全不同的原因！那晚的晚餐，她供應大家冰水喝，並且還爲之命名爲「歡樂冰川，帶有比利牛斯山花粉芳香的甘露！」這些冰水的確芳香可口，是在「穿山甲」上最值得懷念的名菜式之一

必須承認的是，四周地航員都是年輕人，他們內心都有點擔憂這麼漫長的地下旅程

，會非常單調無聊，當然這是事實，所以爲了避免日子難過，他們頂聰明地挑選了一批書，以備在無聊的時候閱讀。

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却很少有時間閱讀這些書籍，因爲一個跟着一個不平常的怪現象，使他們目不暇給。

例如，他們剛剛鑽透了冰川，從冰川出來後，又鑽進岩石中。這岩層是那麼飽含着水，當「穿山甲」鑽行時，兩邊竟不斷有水滾滾流下隧道。很快隧道底的水越漲越高，廢氣管噴出是大量的水氣，這種情況相當危險，理察不得不立即調整控制儀，使「穿山甲」開始向上的角度鑽行。使他們鬆了口氣，水現在已留在下邊，他們終於脫離了被地下水淹沒的危險。

「這些水是從哪兒來的？」奧狄蒂問。

雅各解釋道：「它們當然是從冰山流出來的，這在地面上也經常會發生，在地面上的冰川也會溶解，不過溶得非常非常慢，但是在這麼深的地底，竟看到地面上山峯的冰川溶解的現象，實在是太出奇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隧道岩壁已經乾燥了，雅各說這時他們經過的是花崗岩，鑽行

的道路上，岩壁像打磨過似的光滑，但「穿山甲」却像很容易就鑽透這堅硬的岩石。

「穿山甲」的核能發動機和鑽頭，效能一如理察預料那樣好。複雜的操縱裝置和儀表板也同樣是最先進技術的創造。事實上並不需要他整天望着那些表板上的指針，就能十分準確地知道時間、速度、方向，電子計算機已算出了時速、已走過的距離、目前在地底的深度，不論日夜，任何時刻他都能測出「穿山甲」所在的方位。在操縱裝置上方，掛着一幅詳細的歐陸地圖，一道紅線日復一日在伸展著，記錄著「穿山甲」的地下航程。

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確實驚人，如果看看這四個地航員很快就適應地下的生活，確是使人感到吃驚的。

他們很明智地從一開始就解決這一問題，制訂了一個有規律影響而改變的常數。他們按一定時間有規律的正常生活時間表，建立起一種不因地把「穿山甲」停下來，走出隧道去進行體操活動，當然也進行拍攝照片和收集岩石標本。

這些收集的岩石樣本，他們都進行分析研究，加以檢查鑑定，小心地貼上標簽，寫下觀察和筆記。

妮柯莉還開始搜集化石標本，包括植物和昆蟲的化石，其中有很多昆蟲是地面上早

已絕迹，人類的眼睛肯定未曾見過的，因爲幾千年前已經死絕了。簡而言之，正如理察在（地航日誌）中記錄的，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而且計劃很好的日課。

他們在地下這段日子，有運動體操，吃得也很好，這當然歸功於奧狄蒂了。

奧狄蒂在妮柯莉的協助下，有計劃地運用儲藏的糧食，小心挑選菜式，烹飪出營養豐富，味道可口的食物，保證了大家的健康和營養。

每天他們臨睡都作友好的爭論，不只討論每日的工作，同時也討論地面上太陽下發生的各種事情。

爲了避開地下冰川冰雪溶化而產生的地下水，理察很自然地改變了推進的角度，向上升高，不過現在他們又開始把角度更改，再次下降。爲了科學研究的理由，理察希望儘可能往下鑽，越是鑽進岩石圈越好。

有一天傍晚，當然這是按照他們地下時間表吃飯而確定是傍晚時間的，他們一邊吃飯一邊討論了這個問題，大家取得一致意見，只有在溫度達到危險的高度時他們才把「穿山甲」升高到較高的水平，回到安全地帶去。理察強調指出，假定溫度是每下降三十米就必然地增高一度，這未免太過推理假設了，事實上會不會眞是這樣，必須經過實踐

才能加以證明，在這兒地底可能還有不少令人感到驚奇的事，並非以推理假設來論斷的。

果眞如此！用不了多少，就碰上了令大家吃一驚的怪事了。

妮柯莉在四個年輕的地航員中，也許可以說是最敏感也最情緒化的人，那晚，她醒了過來，感到出奇的不適，最初她設法解慰自己說這只是她內心偷偷地在擔心晚餐時作出的決定，怕他們下降到人類可能達到地下的最深深度，是很可怕的一回事。

但是，不，並不是她自己杞人憂天啊！氣溫熱得使人無法抵受呢！

妮柯莉從吊床跳了下來，望了雅各一眼，立即將他推醒。雅各發覺他也熱得大汗淋漓，感到熱得很不舒服。

就在這時，隔開他們房間的門被推開，奧狄蒂跑了進來，後邊跟着理察，他手中拿着一支溫度計。

理察搖了搖它，然後站在那兒望着它，臉上顯出一副無法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的神色。

「喂，是怎麼回事？」雅各吃驚地問道。

理察嘟噥地答道：「溫度令人難以置信地呢，根本不應該這樣的，我無法理解。」

「看老天份上，快講淸楚是什麼回事嘛！」

奧狄蒂大聲叫道。

「這溫度計……氣溫……在艙內陰暗處……竟達到攝氏四十一度。」理察說，極力裝得不在乎而感到有趣的樣子。

跟着，他回過身來，跑到操縱儀去，把「穿山甲」停了下來。

「一定有某種原因才會這樣的，目前的深度不可能會溫度這麼高的，必然有某種事是我們無法預測出來，走，我們到外邊去瞧瞧是怎麼回事吧！」

一會兒，他們都走進隧道去，四個人都還只穿着睡衣，在這兒，另一種使他們吃驚的情況在等着他們呢！

首先，他們發現隧道裏的溫度比在「穿山甲」內還要高得多。同時，周圍的岩質也有了惹人注目的改變，這改變連地質學家雅各也吃驚得叫起來，他跪下來，更仔細地檢查隧道的底部。

「神奇之極啦！」他叫道，「在這兒竟然是天青石和輕石！一直來都認爲這種石頭

只會在地面上形成，但它們竟藏在地底這麼深，天曉得怎麼回事了……」

「現在的深度僅僅是五千米！」理察說。

「五千米深！」雅各應聲重複了一句，「嗯，這麼說來，將會把某些火山岩石的權威的結論推翻，某些教條主義者不會喜歡的，如果我有機會把這件事公佈出來，他們眞會大受震撼的！」

奧狄蒂和妮柯莉無疑並非火山岩石的權威，但這時她們却眞的震驚了，妮柯莉伸出手指摸了摸隧道壁，燙得她連忙縮回來，雪雪呼痛。奧狄蒂靠近岩壁，她聽出遠處有一種隆隆的聲響。

「聽！這是什麼聲音？」她驚叫起來。

他們站在那不見天日、熱得令人差點窒息的隧道裏，留心傾聽着。

「老天！」理察倒吸了口氣，立即跑回「穿山甲」，取來了一個測聲器，他將測聲器貼着隧道壁。有了這儀器的幫助，他們能聽清楚這怪聲是遠處傳來的，令人心胆俱裂的咆哮。

雅各判斷道：「現在可以毫無疑問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我們所聽到的，是溶岩流動

發出的怒吼，它是來自某個在爆發活動中的火山。」

「這並不奇怪的，」理察道，「我們現在一定是在奧弗涅山脈地區下面，不過那兒的火山都是死火山。」

「哼，可這一個却並不是死火山，而是活火山呢！」奧狄蒂抗議地叫起來。

「當然是活火山！」妮柯莉附和她。

可是理察和雅各對她們的叫喊置之不理，就像聽而不聞似的，他們却在很鎮定地討論起火山的活動性問題，甚至還討論起溫泉，他們說有些溫泉水溫高達一百二十五度，例如在冰島就有一個。

妮柯莉生氣地叫起來：「你們這兩個男人簡直是不可理喻，一點也沒有同情心，我們只穿着睡衣站在這兒，熱得要死啦，而他們却在討論火山的活動性和溫泉！看看老天份上，我們回到『穿山甲』裏去吧，盡快離開這個危險而可怖的地方！」

「嗯，說得很對，」雅各表示同意，「這是富有建設性的建議，我們現在應該改變航綫，完全避開這火山地帶。」

在「穿山甲」內部，溫度雖然高，但比起隧道裏的溫度，仍好受得多了。

經過一番簡短的討論，他們決定改變推進的方向，往右拐。

理察計算出，這樣將可以絕對可靠地避開那條咆哮的地底熔岩流。

他們這一決定，事實證明是十分正確的。

當他們僅僅離開火山區，溫度就一步步下降，雖然他們繼續往下鑽，鑽得越來越深，溫度却仍在下降，直到他們完全擺脫了火山區，一切才回復正常。

現在「穿山甲」正穩步地鑽穿玄武岩，玄武岩是一種黑色的紋理精細的岩石，這兒的玄武岩是那麼黑，正如妮柯莉所指出的那樣，從舷窗往外望，得到的是一種在無盡的黑夜中穿行的印象和感受。

妮柯莉說：「如果沒有時鐘，我們簡直沒有辦法分辨是白天還是黑夜了，想起這就叫人心寒。」

「可不是嗎？四周就是一片黑色，眞不知道是該吃早餐還是吃晚餐呢！」奥狄蒂也說。

理察笑笑說：「你們這話使我想起一件事，像這種情況，那些志願在地下岩穴生活一段時間的洞穴學家，也常發生過。他們要是沒有手錶，也沒有時鐘，還不讓他們帶無

綫電收音機，隔斷了他們同外間世界的聯繫，他們是會失去時間觀念，甚至分不出日夜的。舉例來說，米高．史弗雷曾志願在斯卡拉松岩洞中渡過兩個月。到了兩個月結束後，人們跟他取得接觸，他完全弄糊塗了，當然他高興極了，他還以爲尚有十七天才夠兩個月呢。」

他們一討論下去，就沒完沒了，由時間觀念，轉而談「相對論」，繼而談及偉大的科學巨人阿伯特、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成就是無可比擬的，很多先進的科學都是以爲他的相對論爲基礎，可是時代是在不斷進步，科學上不少新的理論，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些新成就，準會使愛因斯坦大吃一驚，更不必提拉托爾教授了……

這種看似漫無邊際的聊天，實際上是四個科學家在交流着他們的經驗。

五

妮柯莉是頂醒睡的，一點異樣的聲音，或者某種反常的感受，就會驀地驚醒。這次又是她在半夜裏，從吊床上跳下來發出警報。她叫道：「石油！我聞到石油氣味，最初我還以爲是自己想像作怪，說不定是在作夢，不，這氣味越來越強烈啊！」

妮柯莉一點也沒錯，的確有一股很強烈的汽油味，因爲「穿山甲」是使用核動力的，連煮食物也是利用核熱，根本沒有汽油在「穿山甲」上面，所以得出的結論是這股石油氣味是從外邊滲進來的。雅各道：「我們一定是接近某個油田了。」

「聽來倒眞動人呢！」奧狄蒂苦笑道，「我們可成了石油大王了。」

「可怕！太可怕啦！」妮柯莉說，「簡直是一場惡夢，如果『穿山甲』闖進了油田，我們豈不被淹死在石油裏了嗎？」

她們兩個都以爲「穿山甲」曾鑽進一個地底的液態石油大湖裏，但雅各和理察很快

就使她們鎮定下來，並且保證不會出現這種事。

雅各道：「我知道有關石油湖這樣一種毫無根據的講法，不過鐵的事實却是，任何人也永遠無法去找到一個地底的石油湖，甚至石油池子的，因爲石油的原油在地底下永遠也不會以液體狀態存在。」

理察點頭表示同意，並且還補充道：「石油是被可滲透性的岩石的細孔吸滿，就像海綿吸飽了水一樣。不過穿過任何油田，也是很不聰明的，從油田升起的瓦斯可能會……」「致命嗎？」妮柯莉悄聲兒地問。

「對，」理察承認道，「不過，大家用不着擔心，我早已改變了航向，肯定可以繞過這危險的區域了。」

他轉過身來對雅各說：「我們得把油田地點作下記錄，拉托爾教授會高興得不得了的。」

「何止拉托爾教授會高興，法國政府要是知道自己領土裏竟有尚未發現的石油，那能不高興呢？能源危機就消除了，這油田會值多少百億法郎，誰曉得？我們可能會因此獲得一個漂亮的閃閃發光的勳章的。」奧狄蒂打趣道。

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

可是理察說：「還是別打動章的主意吧，誰能鑽探那麼深來採石油呢？那工程可大了，耗資甚巨，會得不償失的。」

「我們現在有多深？」妮柯莉問道，奧狄蒂很快就聽出了她講話的聲音中有着極度的不安和焦慮。

「八千米！」理察得意洋洋地回答，「這是一個新紀錄！不過現在我們要升回到五六千米的地方去了，這是由於多種原因的，其中之一是由於熱，溫度又變得令人不舒適了，我感到很遺憾，因爲我注意到『穿山甲』在越深的地方，推進得就越順當，我一定要跟拉托爾教授研究這是什麼原故。」

就在這時刻，在遠離「穿山甲」的地面上，拉托爾教授正坐在巴黎的書房裏，想念着理察和他的同伴。

他從理察留下來的那封長信中知道，他們是打算封閉隧道入口的。他在報紙上看到過一段很簡短的新聞，內容是說比利牛斯山的聖馬托利的居民在半夜被一聲爆炸的巨響驚醒，事後發現這爆炸是發生在科學家達雷的花園，花園裏的一間木搭的實驗室被完全

炸爛了。現在這實驗室已被埋在碎石之下，爆炸使懸崖塌下了一大塊，將實驗室埋沒掉。不過科學家達雷夫婦和他的朋友德布魯夫婦在早一天已經離開了村子，他們將離開幾個月，故此用不着爲他們擔心。據說他們是往外地去作科研旅行，並未留下地址，過去他們也經常離開，故一點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村長對記者說，他深感遺憾，因爲達雷先生目前地址不明，故無法把這次爆炸的事通知他。他還說，達雷先生最近有一項新發明，用了很多鋼鐵，製成了一艘潛艇，但這次爆炸後找不到這艘潛艇，這新發明是安放在實驗室裏的，他担心很可能會被石頭壓壞，並已埋在幾百噸岩石下邊了。村長決定把現場保留原狀，以便達雷先生回來時能看到眞相。他再三反復表示達雷先生和他的朋友確實已經不在現場，故不可能因爆炸而死亡，不必爲他們的安全担心，最後還不耐煩地宣稱：「達雷先生一定會回來的，我堅信如此，我對他很有信心，因爲他臨走已把家中的鎖匙交給我保管，德布雷先生也是托我保管他家的房子！」

拉托爾教授再三閱讀這新聞報導，不禁微笑起來。他看了看牆上的掛鐘，心裏在想，現在「穿山甲」會在什麼地方呢？

「穿山甲」這時正在地底五千米的深處向前推進，已經把油田拋在後邊老遠老遠了。

理察正在埋頭看書，雅各在作健身體操，妮柯莉在寫筆記，奧狄蒂在準備午餐。

雅各作完體操後，經過操縱儀板，他望了它一眼。

「天啊！」他叫了起來，「快來看看羅盤，它像瘋子一樣地擺動不停呢！」

理察走過來一瞧，怪哉！羅盤的確極不穩定。

「我們一定是經過一個礦物層，也許是鐵礦，最好下去確定一下。」理察把「穿山甲」停下。

妮柯莉在艙門一打開時就跳下去，她提了垃圾筒，想趁這機會倒掉垃圾。突然她尖叫起來。

大家趕過來問：「什麼事？」

「一隻野獸！我看到了一隻野獸！」妮柯莉上氣不接下氣地回答。

「什麼樣子的野獸？」

「巨獸嗎？怪獸嗎？」

「不，不，牠很小，門一打開，牠就跳了出來，現在牠一定是在這兒下邊某個地方躲起來了。」

立即，他們分頭搜索，終於這動物被理察一把抓了。牠的確很細小，不過肯定不是地底的某種不爲人知的生物，牠是一隻小老鼠！牠是個揩油乘客，從他們動身時起，就一直躲在「穿山甲」裏現在想逃出去。

「別殺死牠！」妮柯莉懇求道，「讓我養着牠吧！」

「好吧！這隻偷搭『穿山甲』的小老鼠，就交給你飼養好了。」理察答應道。

妮柯莉把垃圾倒掉，理察把老鼠放進垃圾筒，把筒蓋關上。

跟着，理察和雅各開始檢查隧道的岩壁，而妮柯莉自然拍攝地底的照片了。

「這是一種含有豐富礦物的石炭沙質岩，正如我預料的一樣，這自然也解開了羅盤瘋狂擺動的神秘之謎了。」雅各指出，「只要我們還是在這種岩層中穿行，那羅盤是不中用了。」

「這只是暫時性的現象，」理察說，「我們用不了多久就會穿過這岩層，到那時羅盤又中用了，可以指引「穿山甲」的航向的。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擔憂。」

他們回到「穿山甲」，注意力都被那小小的揩油乘客吸引住了。

「這是一隻普通的小老鼠，」理察說，「一隻嚇壞了的小東西！不過千萬別讓牠逃走掉，走進隧道牠可得走三百公里才能走到出口，而出口已經封閉掉，那牠肯定沒法活的。」

「不，不，我不會讓牠逃掉。」妮柯莉急切地說，「不過我們得給牠東西吃，造一個小籠來關着牠，牠已經陪我們走了三百公里，我們應該保護牠。」

奧狄蒂問：「那我們叫牠什麼名字好呢？」

「讓我們請敎一下（拉羅斯）吧，」雅各莊重地說，「我早就說過，帶着這套百科全書是派得上用場的。」

他從藏書中找出他那本（拉羅斯），那是全法國最出名的百科全書，開始翻閱。

「哈，這裏有啦，我們這個揩油搭客拉丁名字叫做MUSCULUS 吧！」

妮柯莉道：「那我們叫牠繆斯MUS 吧！」

突然理察哈哈大笑起來，他說：「我倒想起了這字的衍生詞了：MUSCLE，那可是個肌肉賁突的大力土呢，可是這隻可憐的小老鼠，怎麼樣也沒有肌肉的。」

其也三個人讓他這麼一講，一時爲之氣得說不出話來。「你們沒想到吧？」理察得意地說。

奧狄蒂瞪了他一眼道：「好，博學多才的理察教授從今以後要多多敎導我們啦！」

「樂於效勞，」理察道，「我們的祖先可是把肌肉和小老鼠連在一起的，這並非無稽之談，他們早已有興趣地留意到，每一隻臂膀上都有一隻老鼠，當他們一彎臂，就鼓起了一隻老鼠仔，一伸長，老鼠就溜走了，這就是肌肉和老鼠的關係嘛！」

雅各笑道：「一點不假，部族裏最強壯的漢子，彎起雙臂，讓人欣賞他的小老鼠有多大呢，理察並不是無理取鬧，這確有道理。」

「哼！我認爲這是你們男人的詭辯，是大男子主義窮兵黷武的表現！」奧狄蒂說，「聽着，看來不必把小繆斯關在籠子裏，我想出一個頂理想的地方。」

她指着一個舷窗，在兩塊玻璃之間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爲小繆斯的生活區，給牠放幾塊乳酪和方糖，小老鼠就高高興興住進去了。

另外給牠一個小盒作房子，於是奧狄蒂歡呼起來：「繆斯萬歲！」

理察說：「先別那麼高興！一隻小老鼠我們是養得起的，誰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也

帶上『穿山甲』來呢？如果她也來了的話，那就糟了，我們的糧食就會被牠們吃光啦！」

「眞的？」

「牠們會結婚，然後一胎生下幾隻小老鼠，小老鼠又再生小老鼠，以幾何級數增加，等我們到達烏拉爾時，全艙都擠滿老鼠啦！」

不過，他們搜索了全艙，再也沒有發現另一隻老鼠的踪迹，那麼小繆斯是他們唯一的揩油客。

理察是這次探險的領導者，他並沒有放棄鑽到比已達到的八千米更深的深度的打算，一直認爲在地面下鑽得越深，溫度越高的這種概念，是要加以必要的修正了，從他們的經歷來看，並不是所有的環境都會發生這種情況的，目前他已將「穿山甲」鑽進了花崗岩和玄武岩層，而且越鑽越深。

這一段兩種岩石交錯的地帶，可以說是旅程中最單調無聊的了，他們根本不需要下去檢查隧道壁，只要從舷窗往外望一眼，就已經足夠了。

「穿山甲」日以繼夜，日復一日地在同一類毫不引起人興趣的岩石間鑽行，但越鑽

越深，溫度也漸漸增高，但仍不致於令人感到不適。

這段日子，他們也有很多別的事要做，收集來的岩石標本越來越多，他們得細心地將它們分類，貼上標簽編出目錄。奧狄蒂有一天提出一個建議，標本越來越多，艙房沒有地方安放，不如在車尾拉上一個拖卡，專門放置標本。

也許，他們缺了個醫生，應該有一個醫生專門來研究他們生理和心理的情況，因爲從未有人在地底這麼深的地方旅行的。

理察在日誌上記錄下他們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

小老鼠繆斯的情況，也極端良好，很快就習慣了新的生活環境，用不了多久，已馴得可以打開舷窗的內窗玻璃，妮柯莉最寵牠了，牠會一跳就跳到桌上，在桌上跑來跑去，還用各種逗人的姿勢打筋斗呢。

建造在「穿山甲」號裏的空氣調節機是效能極度的一直使艙內的冷氣充足，可是氣溫却在不斷升高，有一天，溫度竟高得使人十分難受，熱得連氣也喘不過來。他們全都滿身大汗，呼吸困難。理察却出人意料地讓大家吃了一驚。

他說：「聽着，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我知道我把大家熱得很難受，不過，這是爲

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科研的理由的。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我們已經到達了一萬二千米的深度，不錯，我們是在水平線下一萬二千米啦！」

其他三個人在驚愕中，竟講不出話來。

他繼續說：「同時，『穿山甲』的運轉情況十分正常，並不因深度與高溫而產生任何變化。甚至可以說，目前比過去運轉得更流暢自然。在過去幾天頂不舒服的日子裏，我們已經創造了一項極有趣的世界記錄，我們是生活在地底最深處的人。不過，我已認識到，我們已達到了忍耐力的極限，所以我已調整了控制儀，又再次穩穩地向上攀登了。」

妮柯莉舒了口氣，說道：「謝天謝地！我現在早已感到舒服多啦！」

當天晚餐，爲了慶祝「穿山甲」打破世界記錄，飯桌上出現了一個蛋糕。這是奧狄蒂和妮柯莉的一大發明，蛋糕的形狀造成像個地球，上面頂自豪地插了一面小旗。旗上寫着：

「打破世界記錄！深入地底一萬二千米！」

這小旗說明了過去世界上沒有人能到達我們地球的這個深度，現在已經有人到達，

這在過去一直被認爲是不可能的。

以後的幾天，越來越舒服，氣溫降低了，呼吸也就舒暢得多。

小老鼠繆斯在打破紀錄的深度，也受到影響，牠熱得懶洋洋，不想動彈，現在牠又開始活躍起來，在桌上跑來跑去，嗅嗅這個，嗅嗅那個，一副俏皮相了。跟着，在一個值得記住的早晨，這天理察在控制儀表比往常呆得特別久，當他最後坐下來吃早餐時，他裝模作樣地咳嗽了一聲，然後用一副學者的腔調，搖頭擺腦地說：

「BUONGIORNO A TUTTI SI, IO OGGI PARLO ITALIANO, PERCHE NON SIAMO PIUIN FRANCIA, MA ITALIA-!」

有好一陣，其他三個人望着他，不知道他搞什麼鬼，跟着他們就歡聲大笑起來。理察是用意大利文宣佈。他們已從法國進入意大利的地底，所以他用意大利文有禮貌地祝大家「早晨好」。

雅各立即問道：「不過，肯定這並非是按原定計劃的行程吧？」

「不，」理察同意道，「確實是修改了一點兒計劃，但是這只是一個很細微的改動罷了。我們剛在夏蒙尼和勃朗峯下面經過，目前正在意大利的奧斯塔谷下面穿行。當我

們一經過了大聖伯納特山隘之後，我們就將『穿山甲』在地面下六千米的地方向前直鑽行，經過瑞士，然後是奧地利，接着是……」

奧狄蒂大叫一聲，快活地打斷了丈夫的話：「一句話，從那以後，『穿山甲』將繼續向目的地前進，駛向烏拉爾山去！」

妮柯莉嘆了口氣道：「那將是個什麼日子啊！理察準要用俄國話來說『早晨好』了。」

六

第二天下午，妮柯莉正在用一點兒食物餵繆斯，她從舷窗望出去，發現外邊的岩石同過去所見過的完全不同，她大叫起來：「快來看啊！你們快看！岩石變樣啦！我們準是鑽進了煤層，這兒一切都是那麼新鮮有趣，跟一般的岩石不同呢。」

理察立即將「穿山甲」停下來，一等外邊飛揚的塵土沉落下來，妮柯莉第一個跑了出去。幾分鐘後，隧道裏充滿了興奮的叫聲，叫聲的隧道回響着。

「妮柯莉！快到這邊來看，這肯定過去是某種樹的枝葉，那邊又有另一塊！不，它是歐洲蕨的化石呢！」

「妮柯莉，到這邊來！這是一個松球的完整化石！」

「喂，這兒有蕨化石！」

「妮柯莉，你一定對這感到興趣的，這兒有很清楚的動物足迹！」

妮柯莉忙得團團轉，她說：「眞是妙不可言！我們一定是在一座化石森林的心臟地帶呢！這兒的化石眞是豐富，我得採下一些作標本的精品來。」

她正忙着用攝影機拍攝，跑來跑去，一幅接一幅地拍攝下這奇怪的地下森林，這些照片也將是證明存在這化石森林的令人吃驚的證據。

當然，並不只是拍攝這麼簡單，在煤層之間還有砂石和油頁岩，在這些岩石上，有着早已死亡了很久很久的動物的足迹，而且非常淸楚。

妮柯莉一拍完了照片，立即就用鑿鏟武裝起來，向化石進攻了，她非常細心地將標本鑿下來，這使她的地底標本增加了不少。

她時不時跑回「穿山甲」去，拿另一樣更尖銳的工具，或者就是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些很精緻但極易碎裂的化石標本回去。

時間過得快極了，大家都沉醉在這化石森林裏，不知道已過了好多個鐘頭呢。最後理察發出信號要大家回「穿山甲」去，他相信妮柯莉也應上了船，很快「穿山甲」又繼續前進了。

「穿山甲」穩定地向前鑽解，理察把方向固定之後，這時大家都各就各位，各自忙

自己的事了。

三個鐘頭後，奧狄蒂把桌子舖設好，準備好晚餐，她快活地搖着那宣佈吃飯的小銅鈴，叫着：「吃晚餐啦！吃晚餐啦！」

雅各和理察很快就來了，奧狄蒂喊道：「快來啦，妮柯莉！晚餐全弄好啦，是時候吃晚飯啦！」

可是沒有回答。

「咦，怎麼搞的？連吃飯也不感興趣了？雅各！快去把她揪來！她一定是看着那些化石標本樂得什麼也忘了！」奧狄蒂說。

雅各跑到放標本的後艙去，很快就回來了，他聳聳肩頭：「她不在那兒，會不會在駕駛室？」

「肯定她不在駕駛室，我知道她忙着弄她的那些化石，所以沒打擾她，我一個人煮飯，我認爲她已沉醉在化石和照片中了。」

「嗯，她一定是在某個地方，總不會突然不見了的！」理察沉思道。

「我知道啦，一定是在厠所裏！」奧狄蒂哈哈大笑起來，「她肯定現在正在那兒洗

刷着手，一邊還在想着她的寶貝化石呢，讓我去敲敲門！」奧狄蒂走到尾艙的洗手間去，用力擂了幾下門，可是沒有人聽，她擰了擰門把，門並沒鎖，厠所裏空無一人。

他們找遍了全艘「穿山甲」，就是找不到她，那麼，她一定根本就不在「穿山甲」上，她到哪兒去了？

當理察發出信號叫大家返回「穿山甲」的時候，妮柯莉並沒有如他相信的那樣回到「穿山甲」，她跑到離開「穿山甲」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正扒在地上，細心地用鏟子在起出一塊特別清楚的化石，那是有着動物形狀的化石。

妮柯莉專心致志在掘化石，她根本沒有聽到理察發出的叫大家返回「穿山甲」去的信號，也沒有看到他們回到「穿山甲」去，她正沉迷於挖掘化石的工作中。當「穿山甲」的鑽頭突然開動，發出巨大的聲響，在她頭上轟轟地怒吼回聲，她才連忙叫起來，向着「穿山甲」盡着嗓子大叫。可是她的叫聲被那巨大的響聲完全淹沒了。

還不只此，她立即得伏倒在地，用手巾蒙着眼睛和鼻子，否則她就會被「穿山甲」後邊廢氣管噴射出的黑色煤粉所窒息。

她躺在那兒等着，時間過得極慢，她一直禱告，希望煤煙快點沉落。最後，她終於

站了起來，一邊嗽咳着，一邊感到窒息，拚命沿着隧道向前跑，她安慰自己，別的人用不了多久就會發現她沒有在「穿山甲」，會趕回來找她的。可憐的妮柯莉向前跑着跑着，她一點也沒有懷疑到一個可怕的事實，實際上她跑的方向完全錯了，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奔跑，離「穿山甲」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啦！

為什麼妮柯莉向錯誤的方向奔跑呢？這是她根據隧道中的反射回聲作出的錯誤判斷，有經驗的洞穴學家都知道，在隧道中是不能依賴回聲來判斷方向的，在地下這點常識是很普通的，可是妮柯莉却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她繼續跌跌撞撞向前狂奔。

由於她吞了不少煤塵，嘴和咽喉像裂開來一樣又乾又痛，她的雙眼也受到刺激，淚水不斷流淌，但她繼續向前跑，心裏越來越緊張和害怕，担心永遠留在這不見天日的地底隧道，再也不見着她的丈夫和朋友們了，再也見不到可親的溫暖的太陽，再也見不着遼闊無際的天空……隧道似乎越來越變得嚇人，過去這兒曾一度是一座森林，長着巨大的蕨齒植物和苔鮮，高大的葱綠的樹，風吹拂着沐浴在陽光中的枝葉。

可是，現在這森林已不復存在，它被埋在地底不知多少萬年，所有遺留下來的，只

是煤層和化石。難道要永遠被困在這可怕的地底？

妮柯莉越想越恐佈，她已越來越沒氣力，半跑半爬，還是向前走，化石森林好像在毫不留情地在向她步步進迫，隧道活像越來越狹，從兩邊夾過去，四周變得一片死寂，荒蕪而殘酷……

這時妮柯莉跌跌撞撞，已經不很清醒，口渴和憔悴得快要暈倒，最後的可怕的一擊就在這時打下來了，她的電筒的電力越來越弱，僅剩下一點暗淡的微光，最後竟熄滅掉。

黑暗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把她吞沒掉，她發出一聲慘叫，倒在地上，失去知覺地躺在沉默的地底隧道裏。

一當肯定妮柯莉不在「穿山甲」上，是被遺留在隧道裏，「穿山甲」馬上停止前進，其他三個人立即回過頭來尋找她。

「幸好我們只前進了兩公里，」理察一邊跑一邊對奧狄蒂說，「我們一定很快就找到她的，可憐的妮柯莉！她永遠也不會原諒我了，」

「不能怪你，有錯的話，我們大家都有份。」雅各喘着氣回答。

「我們當然都該受到責備！」奧狄蒂說。

他們很快就到達了最後看到妮柯莉的地點，也就是上次停下來挖掘化石的地方，奧狄蒂首先發現了妮柯莉的鑿和鏟，它們都扔在隧道的地上，可是却看不見妮柯莉。她到哪兒去了呢？

「妮柯莉！妮柯莉！妮柯莉！」他們大聲叫喊，可是却沒有應聲，他們站在那兒，只聽見回聲在隧道越傳越遠，最後回聲變成輕輕的耳語般，回響着：「妮柯莉！」隧道裏，在回聲靜息後，一片死寂，使人毛骨悚然。

他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所措。

理察說：「我可以想像得出發生什麼事，妮柯莉一定爲了避開『穿山甲』後邊噴出的大量煤塵廢氣，退到一段相當的距離去。她不會走得多遠的，走，我們去找她！」

但是，理察太過樂觀了。用不了多久，他們就不禁苦笑起來，認識到事實並不那麼簡單了。她一定是拚命奔跑，跑了一公里又一公里，而且向相反的錯誤方向跑，跑了足足三個鐘頭了呢！

最後，在很久之後，他們終於找到她，這時他們也遇到困難了。奧狄蒂的電筒的電

池已經耗光，其他兩人的電筒，也微弱得只剩一點暗淡的光點，搖曳欲滅了。他們當時以爲很快就能找到妮柯莉的，所以並沒有帶後備的電池。

他們對危險情況估計過低，既沒有帶一小瓶拔蘭地酒，也沒帶一點水。他們找到她也沒東西把她救醒過來。

妮柯莉終於聽見了他們的講話聲，她醒了過來，在微弱的電筒光中看到了他們，她爬起來，但她講不出話，只能撲向他們，可是她使盡了力氣站起來，立即又倒下去，幸好雅各撲過去一把將她扶住。

「現在我們快點回到『穿山甲』去吧！」奧狄蒂叫着，設法講得口氣輕鬆快點活。可是回程却是十分緩慢和困難，痛苦非常。妮柯莉身體已那麼衰弱，雅各和理察輪流半扶半抱地把她帶離險境。

跟着，雅各的電筒滅了，現在只剩下理察的電筒了，他們在黑暗的隧道裏，掙扎着向前走。可是，用不了多久，連理察的電筒也滅了，他們陷在絕黑的隧道裏，奧狄蒂驚叫道：「怎麼辦？我們什麼也看不見啦！」

不錯，他們不必冒走錯方向的危險，只要筆直向前走，總會回到「穿山甲」的，但

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走，路上堆滿了碎石，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中摸索，既困難而且又有危險。

理察和奧狄蒂手拉着手開路，雅各半扶着妮柯莉，跟在他們後邊，他們很小心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但盡管如此，他們當中仍然經常有人摔跤跌倒。他們心裏懷着一種信念，就是儘管走得慢，終歸會到達「穿山甲」的，也只因爲有這種信念，才使他們拚命提起力氣向前邁步，希望最後能離開這夢魘似的險境。

他們走了很久，大家都精疲力竭了，突然奧狄蒂摔了一跤，原來她被妮柯莉留在隧道的鏈子絆倒，這時他們信心增強了，只要再往前走兩公里，就可以回到「穿山甲」。

這時，他們坐下來歇了一會，商量一下，最後決定派理察獨自先回去，帶新的電筒和拔蘭地與水回來救妮柯莉，其他的人留下來等待他。

對於理察來說，這兩公里路就像漫長得沒有止境似的，他一個人摸黑前行，跌倒了不知有多少次。

最後，他一頭撞在「穿山甲」尾部，終於到達「老家」啦。他發狂地走進艙內，立即把突出在尾部的強力射登擰亮，拿了新的電筒，取了一瓶拔蘭地和一壺水，拐着腿又

趕回去救其他的人。

一個小時之後，他們恐怖的經歷終告結束，但這事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從那晚開始，每次他們到隧道探索或每天做體操運動之後，一回到「穿山甲」，必定要先點一次名，弄清四個人都安全回到「穿山甲」裏才繼續開動機器前進。

兩天之後，他們注意到外邊的岩石又變樣了，不再是一片黑色，而是白得令人眼花。

奧狄蒂認爲：「這兒準是另一道地底的冰川了。」

「一點也不奇怪，」理察道，「我們現在正在瑞士的地底下經過，上邊是歐洲最高的山脈，我們出去看看吧。」

可是，當他們走進了雪白色的隧道，完全楞住了，嚇得差點想退回艙裏去。

「奇怪，這兒不黠一點不冷，而且頂暖和呢！」

「那並不是雪！」

「也不是冰！」

眞的，隧道既溫暖又乾爽，根本就沒有冰或雪，而是一大片鹽礦！

「穿山甲」原來鑽進了一個岩鹽的礦床裏，雅各和理察立即取樣本，以便將來作分析。但奧狄蒂在妮柯莉的協助下，選取了最晶亮的鹽來補充他們的儲藏。

七

當晚在晚飯時，奧狄蒂指出，這些瑞士的鹽太可怕了，實在太可怕啦，她嚴肅地指出：「這些鹽是超級鹹的鹽！世界上第一批地航員將可以嘗到完全沒有雜質的純粹的鹽。」

以後的幾天，他們在鹽礦中鑽行，過着十分平靜的生活，這種生活對於剛剛死裏逃生的妮柯莉是十分需要的。

可是，妮柯莉並沒有很快就康復，有一晚他們吃完晚餐坐下來聊天時，妮柯莉突然講出了一些使大家很不安的話：

「也許你們會認爲我是失去理智，甚至是極端糊塗，但我必須講出來，我內心有着一種恐懼，現在正在時刻同這種恐懼鬥爭，也許這種想法是很無稽吧？我怕會被困在地底出不得去，會被困死在這兒，沒有空氣，見不到天日，這多可怕啊，我想，這大概

是所謂幽閉恐怖症的心理毛病吧？」

她說完，用一種很不愉快的笑聲作自我解嘲。

「不用憂心！」奧狄蒂安慰她道，「在經歷過地下隧道那幾個鐘頭使人魂飛魄散的險遇之後，會產生這樣一種恐懼心，你肯定慢慢就能克服過來的。」

雅各和理察也勸說妮柯莉，並且還指出她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曾受到這種恐懼心理的影響，很多在地底工作的人也都同這樣一種恐懼搏鬥的，例如煤礦工人就常常會有這種恐懼症，更不用說南非的金礦工人，他們時常會疑心礦場，所以每一個在地底活動的人都會產生這種心理，但必須戰勝這種恐懼。

理察說：「再說，講心裏話吧，我們每個人都得承認，在我們內心深處何嘗沒有這種心理在作怪呢，只是我們得同它作鬥爭，戰勝它。」

跟着，理察改變了話題，他說：「我有一個極不尋常的問題，希望能加以探討，例如，有那麼一個洞穴，一個天然的洞穴，它可以從法國進去，穿過地球中央，從紐西蘭的另一個出口出來。」

「天啊！」雅各道，「那這個洞穴會有一萬二千公里深了。」

「對，」理察點頭道，「假設有兩個洞穴探險家，分別從兩個洞口，一個從法國，另一個從紐西蘭，用繩梯往下探索，他們在同一時刻出發，用同樣的速度前進，最後他們終會相遇，對嗎？那麼怎樣？」

「他們會被烤熟！」奧狄蒂說。

「他們根本不可能下地心去！」雅各叫起來，「那是絕對不可能的，要考慮到地心吸力，還有……」

「我知道，我知道，」理察打斷他的話，「我們就算他們能辦到吧，他們甲和乙兩個在地心碰見了。」

「那他們就會有禮地說一聲『你好』，然後擦身而過，繼續下去。」妮柯莉也開心地笑起來。

「等一等，」奧狄蒂大聲說，「照你那麼說，他們各自用繩梯往下爬，甲和乙都會是以脚首先從另一個洞口出來，一個人怎麼能顛倒身子往上爬呢，還要在過了地心爬六千公里，這是不可能的。」

每個人立即你一句我一句爭起來，各出奇謀，以各種原理來加以解釋，奧狄蒂留意

到理察在暗暗偷笑，她說：「好吧，揭謎底吧！」

理察正要開口講話，突然「穿山甲」發生了一震動，把他們都拋了起來。「穿山甲」像完全失去了控制上下搖擺，鑽頭發出了怒吼般的聲響。理察衝向控制儀，把馬達關閉，怒吼立即停止，就在這時艙內的發光突然完全熄滅，他們被投入進一片黑暗中去了。

雅各和理察立即把電筒打亮，檢查爲什麼燈會突然熄滅，原來保險絲燒斷了，安裝了新的保險絲，艙內的照明立即恢復。四個人立即走到舷窗，向外張望，看看到底出了什麼事。

但是外邊却沒有任何變化，左右兩舷仍是花崗，過去幾天來，他們一直是在這種岩石中鑽行的。

理察於是再開動馬達，「穿山甲」立即又開始顫抖，跟着狂暴地亂擺，鑽頭像瘋狂似地加速，擺動搖幌就更加厲害了，理察趕快把馬達再次關閉。

「前邊準是有什麼東西是頂不正常的，」理察說，「鑽子像在空中打轉，沒有咬進岩石去，所以使『穿山甲』抖動得這麼厲害。」

「可是前邊不可能是洞穴的！」雅各反對道，「在這樣的深度，地底不可能有洞穴存在，從來沒有聽說過而且是不可能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這誰也說不清，」理察的臉上現出緊張的神色，他強顏苦笑道，「唯一能弄清是怎麼回事的辦法，就是下去看一看，來，我們走！」

在設計時已經考慮到，爲了避免「穿山甲」的艙身碰擦到隧道壁，故此鑽頭是比艙要稍爲大一些。但留下的這間隙仍是相當細小的，僅可以容身，所以理察和雅各得肚皮貼在地上，慢慢地爬過去，一直爬到鑽頭附近去，看看到底是出了什麼事。

很快他們就明白，要弄清是怎麼回事，必須有一個人從鑽頭的刃縫間鑽過去，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把鑽頭附近的岩石鑿開，有一個可以容人鑽過去的空間。他們立即帶了鑽子，爬上艙頂，肚皮仍貼着艙頂，用電鑽子加寬鑽頭附近的空隙，他們還必須戴上防塵面具，保護自己的臉部，這工作自然是十分困難而不舒服的。

「我覺得像給魔鬼補牙似的，總是鑽不進去！」理察說。

「沒有牙齒會像它這麼硬的，」雅各罵道，「簡直像鑽石一般硬，大概是一些石英吧。」

這工作進展得極慢，慢得令人生氣，而且還經常把鑽頭鑽斷，他們得停下來安裝新鑽頭。

這時，奧狄蒂喊他們兩個下來吃飯了，自然她和妮柯莉都想知道他們進展如何。

「看來還得幹上好幾個小時呢！」理察承認道。

「我們得正視它，可能鑽頭全鑽斷了也鑽不出什麼名堂來呢！」雅各皺着眉頭說。

奧狄蒂道：「你們告訴我，那空隙夠一個像我這樣個頭的人溜過去嗎？」

理察和雅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回答。

「喂，講嘛！」奧狄蒂叫起來，「我們四個人中我最瘦，有一個人不是還寫過一封信抱怨我太瘦，要求我長胖些嗎？這封信我還當寶貝收藏着呢，他竟說我瘦得像隻猴子，既然這樣，何不讓我這隻瘦猴子試一試那空隙鑽過去看看是怎麼回事呢？試試也無妨的。」

他們都知道，這個神秘的問題得加以解決，而且越快越好，這很明顯是個關係生死的問題，他們必須使「穿山甲」重新活動。奧狄蒂根本不讓他們有時間反對，很快就爬上艙頂，沿着艙頂和隧道頂的空隙向前一步步爬去。

理察和雅各跟在她後邊，用一條繩子繫住她的腰部，他們握住繩尾。當她到達那最重要的空隙時，她細心地研究了一番，理察讚許地望着她按照爬山探洞的經驗，倒轉來，用脚先下，慢慢向那空隙往下深。她說脚已懸空，叫他們別放鬆繩子。

她慢慢地一寸一寸往下移動，非常小心，終於她的頭也離開了他們的視野，整個人都看不到了，她說她只是靠雙手支持。

她喊道：「喂，放長一點兒繩子吧！」

理察和雅各很慢地把繩子放出去，現在連奧狄蒂攀在邊緣的手也滑下去了。跟着他們聽見她大叫一聲：「我已落地啦，我可以站起身子，等一等，我得把電筒取出來。」

「怎麼樣？」理察問道。

她說：「你們用不着担心鑽頭，所有刀瓣都情況良好，啊……！」

他們聽到她驚叫了一聲，跟着聽到她叫道：「這是一個岩洞，實在妙不可言，簡直像仙境一樣，完全美極了，就像……」她在尋找恰當的形容詞，「像在一粒鑽石裏一樣，到處都閃閃生輝，眞壯麗啊！」

雅各道：「那麼，它一定是個岩石水晶的結晶洞了。」

理察喊道：「奧狄蒂，別沉醉在仙境裏，告訴我，鑽頭離最接近的岩壁有多遠？」

理察聲音裏那種尖銳而緊張的調子，使奧狄蒂回到現實。她回答道：「鑽頭離對面的岩面只有三米，這兒確是一個晶洞，左右兩邊不知伸到哪兒去，我看不到盡頭，但對面的岩面只有三米。」

「謝天謝地！」理察喘過一口氣說，「我們可以設法推行三米的，雅各，來，我們得把舉重傳動裝置搬出來，把『穿山甲』推前三米。」

說得容易，但推進這三米證實是一件很花時間而且相當艱難的工作。理察和雅各一寸一寸地把「穿山甲」向前推，而奧狄蒂留在水晶洞裏喊出方位，最後，她勝利地大叫一聲：「停住，鑽頭碰到岩壁了！」

「穿山甲」向前稍微傾向右邊，這是唯一可能接觸岩壁的位置，現在鑽頭已同水晶洞最近的岩壁接合了。

理察抹掉臉上的汗水，說道：「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繼續前進了。」

首先，奧狄蒂得回到「穿山甲」來，這次相對來說容易得多了。當大家都安全地回到船上，理察坐在駕駛座上，喊道：「各位，要穩住，我要提醒大家，機器一開動，將

會眞正大搖大幌一陣，坐好啦！」

講完後，他開動馬達，「穿山甲」立即左右搖幌，又蹦又跳，理察咬着牙關，緊張地注視着控制錶板上的各種按鈕，其他三個人則死死地扶住扶手，才不被搖幌得倒下來。過了不久，搖幌震動慢慢減低，馬達也發出正常的穩定的嗡嗡聲，理察輕鬆地透了口氣，「穿山甲」又繼續上路了！

雅各跑到舷窗去，叫了起來：「對，我們已經穿過去了，現在我們已經在花崗岩中穿行！」

只有在百分之一百清楚一切都運行完好時，理察才把機器關掉，走過來跟大家一塊觀望舷窗外的景色，塵土慢慢沉落，他們終於看到幾乎要了他們的命的水晶洞，當他們從尾艙的門走出去，沿着隧道跑了一段，就走進了水晶洞。

水晶洞裏的景色使他們呆住了，奧狄蒂講的一點不錯，簡直像一個仙境呢。

他們把電筒向左右上下亂照，只見巨大的水晶石，發出令人眩目的白光，閃耀奪目，奧狄蒂說得一點不錯，這一切確實給人一種幻象，就像走進了一些巨大的鑽石的中心。

「的確美如仙境！」妮柯莉倒吸一口氣說。

「它一定是獨一無二的水晶洞！」理察說。

「無可匹敵！簡直是神奇！」雅各叫道，「我們必須拍下照片，採集樣本，這樣將來才能向人證明它的存在！」

於是妮柯莉立即動手，拍了很多照片，其他的人則收集水晶巖石的標本，「穿山甲」鑽下了不少水晶，現在俯拾皆是，他們只選最好的。

回到「穿山甲」後，他們又繼續前進，理察在計算和標畫出這仙境般的水晶洞的方位，做了筆記。那晚晚餐時，他們決定命名這水晶洞爲「拉托爾教授洞穴」。

奧狄蒂說她只有一件憾事，就是不可能帶一些巨大的水晶回去，爲教授做些枝型吊燈，作爲這次地底探險和克服了致命危險的一樣閃閃發光的紀念品。

那晚，他們爲能逃出水晶洞，特意舉行慶祝，吃了一頓特別精彩的晚餐。正如雅各所說，這次危險是十分可怕的，雖然只有三米，如果逃不過這三米，就困死在地底了，如果水晶巖另一邊的巖壁相隔不是三米，而是更遠一點，那很可能就永遠也沒有辦法使鑽頭同巖壁接合了。

現在一切都順利得到解決，他們情緒高漲，晚餐後他們討論在烏拉爾升出地面時將會是多麼有趣。理察說這「穿山甲」突然從地底鑽出來，很可能使俄國人想起他們的一種古代傳說呢。

近世在俄國曾掘出古象猛獁屍體，可是古時俄國的學者以爲這些骨頭是屬於居住在地底深處的一種巨型鼹鼠呢。

傳說這種巨型的鼹鼠一生都生活在地底，當牠們有誰預感會死時，就爬出地面，一當牠的頭冒出來，曬到陽光時，牠就死掉。

妮柯莉衝口而出道：「至少那最後一刻是頂可愛的。」

理察道：「巨大的鼹鼠，就叫 Mammanthus，後來法國自然學家居維爾保留了這古代的稱呼，他把古象名命猛獁Mammoth 。關於古代巨大鼹鼠的傳說還不只這一點呢！還有一種講法，說這些地底的巨獸常在地下王國中發生大戰，牠們一打起來，大地就震動，這就是所有地震的成因。」

「古代的傳說眞美，什麼事都可以用美麗而簡單的方法給解釋過去，而且那麼有趣而又通俗易懂。」奧狄蒂說着，開始收拾碟子，抹淨桌子。

那天夜裏，他們全都在吊床上睡了，突然「穿山甲」內整個艙都亮起耀目的光茫！他們爬起來，到舷窗去看，不禁都楞住了。

他們正在一條發亮的隧道中穿行呢。

雅各是地質學家，他立即斷定他們準是在一個鉛一磷酸鹽岩層中穿行，那使人目眩的光芒，肯定是磷光！

理察將馬達停下，他們立即走出「穿山甲」，站在那發光的隧道中，眨巴着眼睛，看那如此有趣的景色。

那隧道中混濁的空氣裏，一定充滿了磷，長時間留下來是極端危險的。

儘管大家都留連忘返，但理察命令大家立即回到「穿山甲」去。當然，他們採集了幾片發光的磷岩。

他們又看到了另一種地底深處神奇美麗的景色，這在地面上是永遠也看不到的。不過，這景色的確不宜久觀。

在過了磷岩層後，他們眞的碰上了一次十分可怕的危險了。

一天早晨，當他們正在安祥地吃着早餐的時候，突然聽到一種從遠處傳來的令人心

胆俱裂的隆隆聲，「穿山甲」全身，從頭到尾，似乎顫抖起來。

「這眞是奇怪的巧合，說來就來了！」雅各叫起來，雖然他極力裝成毫不在乎，但也掩飾不住內心的不安，「我們前幾天晚上才說起地震，現在就碰上了，這次地震是從下邊很深的某個地方傳來的，震源相當遙遠。」

「嗯，只要那些巨巖保持一定距離，我們才不在乎……」奧狄蒂的話還沒說完，就打住了，因爲這時傳來了又一次隆隆聲，這次近得多呢，「穿山甲」這次已不只顫抖，而是被強烈搖幌震撼了。

「第二個震波……」雅各喃喃地說，「跟着還會有第三個！」

他話還未說完，「穿山甲」外邊的隆隆聲突然變成震耳欲聾，「穿山甲」像一艘在風暴中的小舟一樣，被拋起，被擲下，左搖右幌，他們全都被顫簸得倒在地板上，桌上的碟子杯子和香腸，也拋滿了一地。

他們躺在地上不敢動，強烈的地震也跟來時一樣突然迅速消失掉，他們小心翼翼地爬起來。奧狄蒂低頭望着撒滿一地的早餐，聲音顫抖地笑笑說：

「多麼走運，幸好餐具全是塑料製造的！」

更走運的是，他們沒有一個人受傷，不過無可否認，他們無論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大受震撼。

而妮柯莉是他們當中受驚得最嚴重的一個，奧狄蒂強迫她喝了杯酒，令她鎮定下來，還要她躺下休息。

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早上，理察像往常一樣坐到駕駛座作常規檢查和察看儀表上的數字，突然他驚叫起來！

使理察吃驚的是，作爲他們旅行測量方向的水平儀完全亂了套，他立即將它更正過來。不過，那天一整天他都對此十分担心，他認定是大地震造成這次方向水平儀失調。但爲什麼這種怪現象要這麼久才顯示出來呢？

地震是發生在昨天早晨，而昨晚他也像往常一樣，對各種儀器進行過細緻的檢查，而當時儀錶上的情況是完全正常的，並沒有任何異象。

這無異表明方向水平儀是在昨晚某個時間裏出現問題，令「穿山甲」脫離了原來的「航線」，理察感到這造成的混亂，是極難計算出來，也無從改正「航向」的。但他決定不告訴其他的人，這事必須他一個人設法解決，免得令大家驚惶。

第二天一早當他很早就起來去檢查儀錶時，他坐在駕駛座上呆住了。昨天更正過來的方向水平儀又再次亂了套！這次完全跟地震沒有關係了，爲什麼方向又變了呢？

他再次把水平儀改正過來，確定它不會再把方向弄亂。可是，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在地底迷失了方向，不知深度，會鬧大亂子的，況且根本沒有理由會出這種怪事，到底是什麼原因？

「穿山甲」在不明原因的情況下，改變了「航向」行駛了不知多少小時，這一切使理察產生了另一個隱憂。

從各個精密儀器上的數據可以看出，那次地震確是很輕微，但確定無疑地使鑽軸扭彎，這令人極端困難確定和擺正「航向」，就是將來要把「穿山甲」駛上地面時，也會無法對準方向的。

理察心中十分不安，但他仍認爲沒有理由弄得大家心慌，目前還未到緊急關頭，還不需要動驚大家。他用螺絲母扳手把方向水平儀牢牢地固定下來，兩天之後，第三次打擊來啦！當理察坐到駕駛座前，面前的事實已十分明顯啦！

這次方向水平儀被扯脫掉，理察記得明明是把它牢牢固定了的，可是現在却脫落出來

。

現在不該再保密了，他必須將這一切告訴其他的伙伴，在一開始，早已明確規定，只准許理察去碰觸任何水平測量儀以及駕駛座前的各種儀器的。

理察設法不把這事弄得大家震驚，他只僅僅提出可能他們中有人不在意時碰亂了儀器，或一時大意忘了規定，在給儀錶抹灰塵時造成了這些損壞。

可是每一個人立即提出抗議，都說他們連做夢也沒想過會幹這種傻事。

理察望着自已的妻子奧狄蒂和兩個好及雅各和妮柯莉，實在無法相信他們當中竟有一個會是在說謊。

可是事實擺在他們眼前，那控制駕駛錶板上的方向水平儀，對他們的安全是如此舉足輕重的儀器，也是決定他們這次探險成敗的關鍵，已經被完全破壞了。

可是那是誰幹的？爲什麼要幹出這種事？

自動身以來，「穿山甲」內一直都是氣氛融洽，大家精誠合作的，現在却出現了令人難受的氣氛，毫無疑問，這破壞必定要由他們當中的某一個人負責，可是這人是誰？

他們現在都明白處境相當危險，方向水平儀遭到破壞，這個自動化的定向精密儀器

已被弄得很不可靠，「穿山甲」目前已離開了原來的「航向」偏離了很遠，它一定正鑽行到完全未知的目的地去。要把方向更正過來，除非出現奇迹，否則是辦不到的。

當天晚上，當大家回到自己的小艙裏休息後，理察決定不睡，守望着夜裏會出現什麼事，他把吊床掛在門邊，從半開的艙門可以望得見儀錶板上發光的按鈕。他不願作這種偵察別人的事，但却必須解破這神秘破壞之謎。

理察在黑暗中躺着，一邊傾聽馬達和外邊鑽頭轉動的聲音，它們都很穩定而老實地在運轉，聲調勻稱，有點單調。

有好一陣，理察心頭湧上一股自豪的熱流，傾聽着這完全準確合時地轉動的音響。

他心裏不由得想到別的發明家，也許他們也會有這樣一種自豪感吧？例如他們發明了飛上太空的征服空間的飛機，遠遠地飛離地面時，也會自豪無比的，在比利牛斯山那村子的實驗室裏，也發明了人類的另一個夢想，他發明的「穿山甲」能鑽透岩石在地下旅行，這地區是前人所從未探索過的。

他想着想着，陶醉起來，不由自主地在單調的機械聲中被催眠過去，閉上了雙眼，竟睡着了。

八

他突然驚醒過來，那是一陣令人震驚的聲響，這是怎麼回事。

跟着，他看到是怎麼回事了，有好一會他恐懼得愕住，只望着眼前的怪事，却說不話來。

有一個人手拿鐵鎚，正在發狂地一鎚接一鎚地猛擊儀錶板上的每一件儀器和每一個按鈕！

理察從吊床一躍而下，把「穿山甲」內所有的燈全擰亮。

雅各和奧狄蒂也被鎚擊聲驚醒，從艙房衝了出來。

他們三個人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驚呆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妮柯莉！不錯，是妮柯莉！是她狠狠地用鐵鎚猛擊儀器，這時在燈光中，她慢慢直起身子，鎚子從平中跌落地下，然後長嘆一聲，開始轉過身來，慢慢向自己的艙房走去，

她的動作緩慢，機械性地往前走，既看不見，也聽不到，她是在患夜遊症呢。

理察立即作出決斷，輕聲說道：「跟她回到她的艙房去，千萬別把她弄醒，讓她去睡覺吧！」

雅各和奧狄蒂服從了他的命令，跟在妮柯莉身後，理察沮喪地坐下來，檢查那被破壞了的控制儀板。

這次是一次大破壞，妮柯莉在夜遊症發作中，竟將羅盤、升降控制儀和精密記時計全打爛了。望着被破壞了的儀器，種種憂慮湧上了理察心頭，後果眞不知會怎樣了。

從這災禍發生之後，再也不可能使「穿山甲」按照精確的「航線」前進，他們甚至無法知道到底他們一路鑽行是向着東西南北哪一個方向，羅盤已爛得無法修復了。

記時計被搗爛，他們又怎麼能判斷時間的進程呢？在「穿山甲」外，是一片漆黑的隧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顯示出日夜的區別的。現在他們怎樣計算得出又過了一日一夜，他們的日曆也被搞亂了，從現在起，他們甚至連他們的旅程要走多少時間也不淸楚了。

當然，他們四個人都有手錶，而且還帶有旅行用的小羅盤，理察苦笑着指出：「人

算不如天算，誰也沒法想得周全的！」這些手錶和小羅盤同「穿山甲」儀錶板的器材是完全不同的，它們並非是設計成能適應核能馬達影響下使用，現在差不多全成了廢物。在「穿山甲」上它們沒有一個是能使用的。

理察望着那堆被打爛的儀器，傷心極了，他經過長期策劃和小心設計的地底旅行，現在，完全破滅了。

當妮柯莉睡醒過來，完全記不起幹過什麼事，在夜遊症的病例中，往往是這樣，醒來根本不知道在夢中幹過些什麼，她一點也沒疑心到，她應該對這次災難性的破壞負全部責任呢。

爲什麼妮柯莉會幹出這樣的事來呢？自從上次她在隧道裏差點沒命的可怕經歷之後，一種害怕被封閉在地洞裏的內心恐怖，在日日夜夜秘密地縈繞着她，她總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被四壁封鎖的囚徒，被永遠打進黑暗的地獄。她曾努力克服和抑制自己的內心恐懼，白天她能理智地克制自己，可是到了夜裏，當她睡着，她的潛意識就佔了上風，這種恐懼就以夜遊症的形態表現出來了。

她一定曾兩次在夜遊症中走去把方向水平儀移動，改變「穿山甲」的方向，向上方

鑽行，她白天抑制的慾望，在睡夢中得以發泄，她要把「穿山甲」駛回地面，以便能重見白晝和溫暖的陽光。

第三次她是被一種更絕望的慾望所驅使，在無法操縱「穿山甲」時，就破壞這些儀器，以便「穿山甲」繼續往前鑽行，好穿過這地下世界無邊的黑暗。

幸好其他三個人都是有知識的人，而且十分敏感，立即就意識到她這些作爲是一種病態，他們知道如果把她弄醒，讓她知道是她一手破壞這些儀器的話，她會精神崩潰，後果更不堪設想。

所以他們決定，等她醒來時，他們就當這一切破壞，是由於某種東西重重地落在復雜的儀錶板上，把水平儀制鈕和儀器破壞了。

那天理察和雅各花了整天時間去修復，希望能多少修復一些儀器，可是他們最後不得不承認，一切都徙勞無用。正如理察所担心的那樣，「穿山甲」現成變成盲目的前進，而且生活在一種沒有時間觀念的日子裏。

他們還有一絲希望，設法將「穿山甲」慢慢鑽向一個往上鑽行的方向，即使是這樣，頭上還有五六公里的岩石，得穿透這些岩石，才可能在地面上冒出來，重見天日，他

們所能做得到的，也只有這一點了。

由於計時器被搗爛，雅各和理察用瓶子裝滿了水，利用橡皮管的長度，試製了一個「水鐘」，這是一種古代的計時器，根據水滴「的答」、「的答」的聲音，來算出時間。可是他們却沒有辦法製造成功，結果還是白費氣力。

問題是他們現在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白天，什麼時候是黑夜，這事的影響越來越大。一直以來，他們是按照精密的記時器，定出一個精確的生活時間表，大家按這時間表來生活，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使生活的秩序井井有條。現在，他們就產生混亂了，他們晨昏顛倒，時間表的統一規律被打破，誰也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了。他們各人在各自不同的時間，感到飢餓，要去睡覺，或是要求到隧道作些運動，各人的習慣竟然大異，甚至是完全沒有共同的時間觀念。

正如奧狄蒂所說，在地面上誰也沒留意到時間的秩序，因爲人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甚至根本不理太陽、月亮和星辰，人永遠不會同精確的時鐘爭論，而會自願在遵循着時間的秩序生活。

理察認爲：「一定是有三種時間的觀念，第一種是由人的腦子決定的；第二種是出

於人體生理上的需要；第三種，也就是唯一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是按時鐘的運行而定。」

奧狄蒂道：「照此看來，頭兩種時間觀念在我們四個人當中就是完全不同了，老天，我們已沒有了第三種時間觀念，我們的記時計已經破壞，就不可能使我們生活得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啦！」

「聽我說！」妮柯莉叫起來，「動物是有一種很規律的生活的，我注意到繆斯經常保持着自己的時間表，它是以很有規律的方式按時吃東西、睡覺、到處跑動，爲什麼我們不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時鐘？」

雅各問：「怎樣把它當作時鐘？」

妮柯莉道：「它睡的時候，我們就休息，至少我們可以通過它這種動物鐘，知道日夜的區分嘛。」

理察搖搖頭反對道：「不行，老鼠是一種夜不休的動物，經常是夜裏活動的，所以繆斯可能跟別的老鼠一樣，是白天睡覺的。」

「還不只此呢，」雅各說，「我們不知道老鼠是否也像人類有着相同的睡眠需要，

也許牠們比人睡的時間更多，那麼牠們的日與夜，也許就比我們要短得多了。」

奧狄蒂打斷了大家的爭論：「我們可以永遠這樣爭下去，也爭不出一個結果來的。我看最好還是盡可能像以前那樣，按一個統一的時間表來生活。」

最後，由理察根據記錄，推算出大致的日夜之分，決定以後生活的程序。

他們都知道，「穿山甲」是一直向一個上升的方向前進，不過奧狄蒂、雅各和妮柯莉都留意到，每次他們爬出「穿山甲」到隧道裏伸展一下四肢，活動活動的時候，理察都在緊張地研究觀察着鑽頭鑽出的紋路，用一個酒精水平儀來測量記錄「穿山甲」的航線。他們還注意到他不喜歡人提出問題，特別是不願讓人看到筆記本上細心記下的發現，所以誰也不去打擾他。

一回到「穿山甲」裏，他們就敏感地躲開，任由理察一連好幾個鐘頭躲在駕駛座作數學的計算。

理察的確很忙，幸好大家不向他提出問題，否則他是會不耐煩回答的。因爲只有他知道目前處境的困難，鑽頭的軸已微微有些不正常。現在他正在計算着怎樣才能耐心估計出上升的航線是否有效。

他同時正面對着一個可怕的可能性，鑽頭的軸心可能會慢慢變得越來越不正常。很可能會失去所有的方向控制，那就更糟了。

理察勇敢地把這一切藏在自己心裏，設盡辦法隱蔽住自己絕望、苦惱和對前途的恐懼，他不想讓大家担憂。

終於，一個可喜的日子來臨了。

這開始於常規的停頓，大家都到隧道去作一些運動，理察拿着他的酒精水平儀，小心地作他的常規測量，沉默地研究觀察鑽頭在隧道壁新切削出的紋路。

回到「穿山甲」後，奧狄蒂叫大家吃飯，她和雅各、妮柯莉很快就留意到，理察進來時的表情，像放下了心中沉重的石頭似的。

他說：「你們一定已經留意到，每一次停下來，我就拿着這酒精水平儀，設法在量度着我們駛上地面的角度……」

「原來如此！」雅各故意地裝出一副俏皮的樣子表示驚訝，引得大家都笑起來。

理察繼續說下去：「現在，我終於能向諸位報告一個好消息了，我開始作這種測量計算時，『穿山甲』，是位於地面以下六千米的深處。而現在，我們已大約是在地面以

下三千米啦！」

有好一陣，大家都一片沉默。

妮柯莉悄悄地說：「謝天謝地！」

「對，眞的要謝天謝地呢！」理察鎮定而莊重地說，「我知道這幾天來一直讓你們提心吊胆，但我肯定，我們是一直在保持着進度，現在我們完全有信心可以再次爬出地面重見天日了。」

「我們該慶祝一番！」奧狄蒂說，跟着跑去取來一個特別的瓶子，給每人倒了一杯用比利牛斯山脚他們家鄉的葡萄釀出的佳釀名酒。

那天夜裏，至少他們認定是夜晚吧，理察坐下來，又再次在「穿山甲」的航行誌上寫下記錄來了。

這次，他以新的一頁開始，寫下了下面的一句話：「現在，我們是在地底三千米的深處，進度已經維持住了。」

九

這地底奇異之旅的最嚴重和最令人心胆俱裂的轉捩，終於發生了。

它又一次是在理察、雅各、奧狄蒂和妮柯莉都睡着的時候發生的。

突然，「穿山甲」向前猛衝，這衝力那麼大，把他們全從吊床上拋了下來，他們跌了個頭昏眼花，還未清醒過來之前，「穿山甲」一直在慢慢向前衝刺着飛行，更令人感到危險的是，它終於停止了飛行，砰的一聲撞跌下來。這可不是靜止的停頓，馬達和鑽頭仍在發瘋地轉動，整個「穿山甲」像遇到大地震一樣，發生了強烈的抖動，使大家無法站住脚跟。

理察一躍而起，跳到駕駛座去，把馬達關閉，大家也跟着跑了進來。

「出了什麼事了？」奧狄蒂喊叫道，「我們會是又碰上一個水晶洞嗎？」

他們四個人，現在已完全清醒，跑到舷窗旁，往外張望。

「我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妮柯莉驚叫起來，「在外邊的隧道裏有一層很濃的霧呢！」

「天啊！果然如此！」雅各道，「我們最好還是跑出去直接看看。」

「不！不！」理察大聲叫起來，在雅各還來不及行動時，一把拉住他。「我們不能出去！」

「爲什麼不能？到底有什麼不對勁？我們可以一下子就找出發生什麼事，我們不能被濃霧困在這兒不作行動的！」

「你們再仔細看清楚吧！」理察道，「外邊的並不是濃霧，如果是濃霧就好了，可那並不是濃霧啊！」

「那麼又是什麼？」奧狄蒂問道。

「水！」理察冷靜地回答，「水。」

「水！」

「不！這不可能！」妮柯莉叫道。

但是，理察說得一點不錯，外邊是水！

他們仔細地向舷窗外觀看，很快就看出外邊果然不是濃霧，所以一切會像霧中一樣看不清楚，那是因爲四面八方全是水，「穿山甲」是在水中。

奧狄蒂轉過身來，問雅各道：「你曾經發誓說在地底是不可能有儒勒．凡爾納所想像出來的地下海或地下湖泊，這次又如何解釋？」

「它們並不是地下海！」雅各抗議道，「任何一個地質學家都會告訴你，事實上並沒有地下海或地下湖泊的。」

「可是外邊全是水，這又是什麼？」妮柯莉反問。

雅各被問得啞了。

「我想我可以解釋，」理察道，「目前我們離地面應該還有兩千米，在這個深度，一如雅各所說，是不會有地下海或巨大的湖泊的。那麼說來，『穿山甲』一定是鑽進了某個海洋或巨大的湖泊的底部。不，進一步說，可以肯定絕不會是湖泊，沒有一個湖泊會深達兩千米的，所以外邊一定是海水。」

海！有好一陣，大家望着理察，說不出話來，這實在太出乎意料之外啦！

「那又是什麼海？」奧狄蒂問。

「很不幸的是，我們由於航線無法確定，已不知鑽到哪兒去了，所以根本無法知道外邊是什麼海！也許是裏海，或者是亞速海，也可能是咸海，甚至也有可能是黑海。」

「看！」妮柯莉叫道，「你們快來看！」

其他三人跑到妮柯莉身邊，從那舷窗望出去。

只見一條大海鰻很威嚴地從遠處迷濛的水域游來，越游越近，一看到「穿山甲」，覺得不熟悉，就慢慢轉過身子，慢慢游開，很快就游出視線之外了。

「大海鰻！牠們只生活在海水裏，」奧狄蒂說，「這就可以肯定，這必定是海洋了。」

妮柯莉倒吸了一口冷氣，悄悄地說：「而我們現在是在海底，困在海底啦！」

他們面面相覷，太過震驚，竟說不出話來。

他們都知道，「穿山甲」建造得十分結實，而且是完全水密的，絕不會被海水滲進艙內，但是他們也知道，一艘潛艇沉在海底，失去控制，沒有辦法升起來時，那潛艇裏的船員，會是一種多麼恐怖的命運。現在，他們不正像是在一艘沉沒在海底不能動彈的潛艇裏一樣嗎？

理察回轉身，坐在駕駛座上，開始在日誌上寫東西。他是那麼狂熱地在寫着，起初大家都閃過一種念頭：他是在寫遺囑和留言，不過這遺囑是沒有人會看到的，要不他準是在記錄着最後時刻的觀察，而這記錄，相信後人是不可能去研究的了。他們是在兩千米的海底，誰會把這笨重的「穿山甲」打撈起來？假如後世有科學技術打撈，發現的也只會是四副白骨……

理察是那麼專注，其他三個人都轉過臉，不去看他，而沉默地望着舷窗外混濁的墨綠色的海水和迷濛不清的海底景象。

時不時有一些細小的海底生物，一些古怪的深海魚類，會在「穿山甲」旁游過，但很快就沒入深海的黑暗裏去了。

在這段時間裏，「穿山甲」內一片沉靜，靜得令人心裏發毛，只聽得見理察的筆在紙上飛快地書寫而發出的沙沙聲。

在這沉默之中，雅各、妮柯莉和奧狄蒂望着舷窗外，祈求讓他們有面對死神的勇氣。

突然，這恐怖的沉默被打破了。理察跳了起來，揮舞着一張紙，快活地大叫：「我

找到啦！EURE KA！我找到啦！」

他飛一樣跑到儲物室去，拿了一柄鋸子回來。

奧狄蒂和妮柯莉看見那鋸子，都吃驚地叫起來：「理察！你瘋了？」

雅各看見理察拿着鋸子那副模樣，第一個念頭：「他神經失常啦！」他正要撲上前去把理察抓住，就在這時刻，他看到理察手裏拿着的那張紙，上面佈滿了密密痲痲的數字。

「亞基米德！」理察大叫，「亞基米德來救我們脫險啦！他雖活在兩千多年前，但他的定律却是活着的！」

「什麼！哦！」雅各口吃地說，「當然……」

「當一件禮物部份或完全浸沒在流體裏，所排開的流體的重量，等於物體所受的浮力的重量，正確嗎？」

「對！」雅各道，「這是流體靜力學的基本法則。」

「完全正確！」理察的臉興奮得閃閃發光，「我已經計算出，是鑽頭的重量把我們拖在海底，一旦我們擺脫了這巨大的重量，『穿山甲』就會像一個瓶塞似地升上水面啦

！雅各，快來，我們趕快把鑽頭的軸鋸斷，謝謝老天，這種鋸子是屬於那種能鋸金屬的類型的，而且我們還有着備用的鋸片呢。」

跟着，他轉過身來，對奧狄蒂和妮柯莉說：「所以嘛，不要失去信心！我敢向你們保證，很快我們就能升上海面，這比穿行兩千米的岩石要快得多呢！」

「走，雅各，幫我忙把這扇門打開。」

幾分鐘後，他和雅各已從那扇小門爬進「穿山甲」頭部的一個細小艙室，在這艙室室裏是鑽頭的軸心所在。但這個小艙室並沒有把破壞的可能怪設計在內的。艙室的空間非常細小，他們迫得只能輪流蹲跪在那兒鋸那軸心。

很快鋸齒就鈍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趕去換鋸片，但軸心非常堅硬，迅速就把鋸齒磨鈍。經過四小時不停的鋸，他們累得滿身大汗，才停下來休息一會，吃一頓飯，但是，現在「穿山甲」內的空氣變得很渾濁，理察不得不把他們第二個緊急備用的空氣發生器開動起來。

他們都知道，得十分小心使用這第二空氣發生器，必須很經濟地使用，所以開一會後立即就停掉，理察和雅各再次去對付那堅硬的鑽軸。奧狄蒂和妮柯莉已盡了最大的努

力保持鎮定，她們惟有默默地等待。這次她們並沒有等得太久，因為很快理察和雅各爭論着從艙門爬了出來。

雅各反對道：「可是我告訴你，這軸只鋸掉四分之三，還得要好幾個鐘頭才能把它鋸斷呢！」

理察打斷了他的話說：「現在沒有時間給你作詳細解釋了，我已想到了一個辦法把這事情加快完成，你就別作聲，幫我忙把這艙門關嚴，一旦關閉，我們仍將是百分之百水密！」

他的聲調是那麼權威，而且又是那麼緊迫，雅各不再出聲，幫助他把水密艙門關緊。

理察立即坐到駕駛座上，對大家說：「我需要你們每一個人都守望一個舷窗，看到什麼立即報告我。我要提醒大家，現在的行動，將不是件舒服的事，但卻是生死存亡關頭必須採取的行動。準備好了嗎？好，開動！」

理察開始十分粗暴地對付這個他精心設計的馬達，一下開動，一下關閉，又開又關，使「穿山甲」以發狂的速度和狂暴的抖動搖擺不停，「穿山甲」由船頭至船尾在蹦跳

震動，聲音震耳欲聾。

奧狄蒂和妮柯莉嚇壞了，死死攀住舷窗，這時雅各明白理察的意圖了。

這種快速轉動，時開時停，目的是要加速完成斷裂鑽軸的工作，以這種粗暴的辦法，必將最後使軸心脫離，這樣，他們就可以最後擺脫鑽頭的重量。

突然，那被虐待的馬達像發出一聲最後的怒吼，抗議理察這般對待它，跟着令人不可置信的速度飛快地轉動起來。

「萬歲！我們成功啦！」理察流着汗，喘着氣，一邊叫着把馬達關閉。

所有怒吼和震動頓時停止，「穿山甲」這時似乎在微微晃動。

奧狄蒂設法講個小笑話：「突然的靜默使人耳朵都聾了。」

可是妮柯莉仍注視着窗外，她恐怖地大叫起來：

「這是不可能的，但確是如此，我們在下沉，沉得更深呢！我們在下沉！」

奧狄蒂也驚叫起來：「對，我們在下沉！在往海底下沉！」

「不！」雅各大聲喊道：「我們在浮起！我們在升起來，而不是沉下去！」

但奧狄蒂和妮柯莉堅持說：「不，我們是在下沉！是在下沉！」

「不對！」理察叫起來，「你們兩個是產生了錯覺罷了，就像你坐在一列停在車站的火車上，站旁另一列火車開始開動，你總是產生出一種印像，以爲自己的列車在移動。跳傘運動員也有類似的錯覺，他們經常感覺大地是飛起來迎接他們，事實上是他們向大地落下去罷了，相信我。相信我吧，我們最糟的處境已成過去，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們正在向海面穩定地上升，在浮起來呢！」

理察是對的，「穿山甲」正服從着兩千年前希臘數學家確立的定理，在擺脫了鑽頭的重負之後，正在穿過墨綠色的海水，浮上那不知名的海洋表面。當然，「穿山甲」仍然是相當沉重，不可能像瓶塞一樣彈上水面，但它是在上升，慢慢地但却穩定地在往上浮。

當大家明白過來，情緒爲之一振，很快他們就透過舷窗，快活地觀看那些奇怪而美麗的深海魚類向他們游來，就像要望望他們似的，無疑牠們是被「穿山甲」燦爛的燈光所吸引來的。

有一次，一條巨大的鯊魚游過來，在「穿山甲」周圍轉來轉去，但過了不久，就發現「穿山甲」並非可以欺侮的，於是乏味地拐頭游走了。

雅各低聲道：「嗯，我知道我並非權威，但我敢打賭，這類型的魚通常出沒在地中海東部的海域的。」

「可能是吧，」理察同意道，「可是如果眞的如此，我們是離開航線太遠了，簡直是向右拐了個大彎，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理察一再把所有的燈關掉，然後專注地向外張望，看能否可以看到透過海水閃動的光線的迹象。

可是，太陽光只能透過海岸大約兩百米深，顯然「穿山甲」仍相當深，故此他們看不見一絲陽光透過周圍的海水。

不過，他們經常能看得見在黑暗的海水中，閃過一閃一閃的磷光，這是某些深海魚類發出的信號，或是給另一條魚發出一種警號吧。

經過了相當漫長的等待，他們終於看到了白日的光透過海水，在他們頭上閃耀了。現在他們離海面，只有兩百米啦！

當他們正爲快到海面而歡欣鼓舞的當兒，突然「穿山甲」的舷部撞在什麼東西上面，發出了一陣陣古怪刺耳的磨擦聲。

妮柯莉叫道：「快過來看，你們從這邊舷窗往外望，我們正貼着一些巨大的岩石在上升呢！」

大家衝到妮柯莉身邊，透過舷窗，可以看到一個海底懸崖的岩壁面，有些地方鋒棱突出，所以「穿山甲」在上浮時不時會被磨擦碰撞得傾斜搖晃。

「一定是有海流把我們沖向岩壁，」理察認爲，「不過，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出，我們是在上升，緩慢但却肯定是在向上浮起。」

雅各道：「一點不錯，我們本在上升，你的計算是夠準確的，只不過……」

「不過什麼？」理察問。

「不過我的毛髮倒豎，一想到剛剛被困在海底逃脫出來，那時眞是千鈞一髮，仍不禁心有餘悸呢！」

「可是我們成功啦！」妮柯莉說，「這才是最緊要的，我們不會在海底窒息而死，看來幸運之神站在我們一邊呢，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在充滿陽光的海岸邊冒出海面啦！」

「看！看！」奧狄蒂招呼大家，「外邊越來越亮了！」

他們從舷窗往外望，只見周圍的海水，正在慢慢由藍色變換成綠色，在四周游來游去的魚類也已變了樣，大多是有着鮮艷的顏色。這時，海底懸崖的岩壁上可以看到長滿了珊瑚，紅色黃色藍色的魚兒游動，像一道變幻無窮的彩虹。

「眞是美得令人心醉神迷啊！」妮柯莉喘着氣說，「這些色彩，這些光線，實在太美妙了！」

他們望着這被陽光照亮而色彩繽紛的深海美景，竟忘了他們背後還有種黑暗的危險和夢魘般的恐怖，他們開始大聲笑着唱着，甚至還爭論起來，每個人都自以爲是地認爲將冒出海面會是什麼樣一種情況，這該會是什麼海，是黑海、裏海、亞速海，還是地中海，登上的陸在會是哪一個國家的領土，也許是土耳其吧？也可能是波斯，不過肯定不會是俄國的烏拉爾了。

這陣子，「穿山甲」仍在慢慢地上升，不時還同懸崖岩壁發生磨擦，有時還把大片大片的珊瑚撞碎。

突然，他們的歡樂消失掉，「穿山甲」在一次同懸崖岩壁猛烈碰撞之後，船身改變了位置，變成船首對着懸崖。忽然之間，「穿山甲」外邊的光線，全部消失掉，「穿山

甲」被一陣海流送進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去了。

理察趕快把所有燈打亮，大家沮喪地看出「穿山甲」被海水冲進岩壁的海底洞穴去。

「穿山甲」已衝進了一個海底的峽，從燈光中可以看出，左右兩邊都是岩壁，這使大家回想起「穿山甲」在地底鑽行的隧道。現在他們不禁担憂起來。

他們現在又落進了一個新的危險的陷阱了吧？他們還能脫出這一個危險嗎？

現在只能聽得到的聲音是「穿山甲」在岩壁上碰撞和磨擦的刺耳的聲響，「穿山甲」這時已無法在岩石中鑽行，變成無能爲力地被包圍在岩石當中，毫無反抗的能力了。

在這絕望的時刻，妮柯莉突然大叫起來：

「知道外邊像夜晚一樣黑暗，但我認爲外邊已不再是水，我想是在一個空間裏，一個有空氣的空間，你們看，已不像在水裏有一層迷濛的霧那樣了。」

這次妮柯莉並沒有發生錯覺，只要看看舷窗外流着一滴滴往下淌的水滴，就可以知道「穿山甲」已冒出了水面，不過並不是外邊陽光普照的海面，而是地下某個岩洞內的空間。「穿山甲」已不再全部淹沒在水裏，部份已浮出了水面。

在他們還未來得及決定下一步該怎辦時，他們先得把緊急備用的空氣再生機開動，因爲這時「穿山甲」內的空氣已經渾濁得差點使人窒息，妮柯莉已經搖搖欲墜，快要昏迷了。

一等妮柯莉覺得好些，理察就把收藏繆斯這隻小老鼠的舷窗打開，將小繆斯放出來。小繆斯早已養馴了，牠乖乖地坐在桌上啃着一塊硬乳酪，一邊眨着小眼睛，望着理察用螺絲擰脫。

一陣空氣，立即湧進艙來，這一股氣流是冰冷的。大家站在舷窗前，大口大口地呼吸這冰冷的新鮮空氣，把這長久以來沒能吸到的清新空氣吸進肺裏去。理察從舷窗探頭出去看看外邊的情景，可是他的肩膊太寬，無法穿過細窄的舷窗。

「讓我鑽出去吧，」奧狄蒂道，「事實上，在『穿山甲』中，我是身材最瘦小的一個，也只有我才能從這窗洞爬出去！我們當中總得有一個人出去看看周圍的環境。」

不容別人爭議，奧狄蒂已一把推開丈夫，開始從舷窗一寸一寸地擠出去，首先小心地將右臂伸出，就像她往日探索比利牛斯山的洞穴時那樣，她總是能鑽過窄小的通道，從一個岩洞鑽進另一個岩洞。

最後，奧狄蒂終於鑽出去了，她雖然擠過窄小的舷窗，把手脚也碰瘀了，但却成功地爬上了「穿山甲」的頂部。

她發出勝利的喊叫，使那三個擠在舷窗旁的人鬆了口氣。

奧狄蒂大聲說：「我已登上了頂部，別問我是怎樣登上的，反正現在我已站在『穿山甲』的頂上啦！四周沒有一點兒光亮，所以我把手電筒向四面八方照射。『穿山甲』現在就像一艘冒出水面的潛水艇一樣，幸好我們沒有打開船尾的出入艙門，因爲船尾還淹在水裏呢！這兒實在使人毛骨悚然，我講話的聲音從上邊有回音，看來我們是困在一個海底的岩洞裏。喂！你們聽！也許你們也能聽得出，在遠處有小瀑布的聲音……」

但在「穿山甲」內的三個人却聽不到什麼瀑布聲，聽到的只是一聲喊叫，跟着嘩啦一聲巨響，奧狄蒂已失足滑倒，跌進水裏去了！

幸好奧狄蒂是個出色的泳員，很快大家就聽到她划水的聲響，對，還在笑呢，她叫他們扔一條繩子下來給她。

「喂，給我亮光，」她喊道，「我的手電筒不知到哪兒去了，我什麼也看不見！我

是在瞎闖瞎衝亂游啊！」

理察立即盡力把手伸出舷窗，舉起手電筒，讓奧狄蒂看到光亮。

奧狄蒂迅速地向光亮游去，接住了他們扔出來的繩索。

她敏捷地拉着繩索，但當她的頭和肩部冒出水面，在舷窗旁出現時，理察再次把手探出舷窗，舉起一支點着的照明烟花，這種照明烟花能發出一種穩定的光亮，他們往日在岩洞中拍攝照片時經常使用它來照明。

這用不着解釋，奧狄蒂立即明白，她接過照明烟花，舉在水面上，在這強烈的穩定的照明中，她對「穿山甲」周圍的環境視了一周，但她正要抬頭看看岩洞的頂部時，那烟花已燒盡，閃了一下就熄滅掉。

奧狄蒂爬上穿山甲，再次從舷窗鑽回艙內去，她冷得渾身哆嗦，牙關打顫，趕快脫掉濕衣服，換上乾衣服，妮柯莉為她準備了熱咖啡，她一邊喝，一邊設法具體地描述所見到的一切。

「我們的『穿山甲』已在一個大湖中冒出水面，四周都是又高又陡的岩壁，它們簡直是垂直的，是那麼高，似乎一直消失進黑暗中。」

奧狄蒂稍為停了停，呷了一口咖啡，然後冷靜地補充說：「也許我弄錯了，不過我以為我們船尾的出口艙門離水面只不過不到一米。而在船尾對着的方向，不會超過六十米，在一個懸崖下，有一抹粗糙的沙岸，是一個細小的沙灘。現在，如果我們能夠……」

根本不必再說下去，理察和雅各立即明白奧狄蒂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了。

「說幹就幹！」理察叫道，「我們設法使『穿山甲』的尾部翹出水面！」

「對，把『穿山甲』的船首加重，使船身平衡，自然可以把船尾升出水面，去掉了鑽頭，船首就比船尾輕得多了，對嗎？」

「好，立即動手，把船尾可以移動的東西，搬到船首這邊來！」

大家一起動手，將他們的書籍、岩石標本，一切笨重但又可以移動的東西，從船尾搬到船首部份，很快「穿山甲」就平衡過來，船尾的出入艙門已露出水面上了。

幾分鐘後，艙門打開來了，船尾突出部那盞照射燈點亮，強烈的光線射過陰暗的水面，照亮了不遠的沙灘。

這次是理察潛進水裏去，他用一條纜繩縛住自己，這是一條又粗又長的麻纜，雅各

在船尾不停地放出纜纜。一等理察爬上了岸，雅各立即將纜繩緊緊縛住「穿山甲」的尾部，然後跳進水中，用最高速度游向岸邊，同理察會合。

兩個男人齊心合力把「穿山甲」拖向沙灘，六十多米的路程不算長，「穿山甲」那麼笨重，如果不是靠水的浮力，要拖這段距離可不容易，但現在他們只用力一拖，就把它拖上沙灘，「穿山甲」的尾部擱淺在沙灘上。他們滿頭大汗，喘息氣，把纜繩結結實實捆綁在一塊突出的岩石上。

從現在起，「穿山甲」將……

嗯？將怎樣？理察心裏在捉摸。

安全地固定在沙灘上？還是永遠不見天日困在這窄窄的岸灘？

但他設法不讓心頭的擔憂顯露出來，轉過身去歡迎妮柯莉和奧狄蒂上岸，這時她倆已急不及待地從「穿山甲」尾部的艙口走出來同他們會合。

十

理察和雅各趕快把濕衣服換掉，穿上溫暖乾淨的衣物，然後坐下來狠吞虎嚥一番，他們已累壞了，歇息一下。

吃了飯，覺得舒坦多了，他們覺得雖未脫險，但已安全得多。經過了漫長的地下旅程，他們的糧食儲備還相當多，加上一路上收集了不少岩石標本，在日誌上小心地作了記錄，還有他們的設備，還完全保存下來，這點已是可告慰了。

「穿山甲」現在已不能再在地底鑽行，但却成爲他們的一個基地，從這基地出發，他們將勘察附近的沙灘、湖泊、懸崖，雖然目前他們是困在這岩洞裏，但他們却不絕望。

他們必須正視現實，他們不能永遠困在這巨大的地下岩洞裏，在黑暗中迷失方向，他們必須找出路，找一條能逃出這險境，返回地面去的通道。

沙灘大約只有一百米長，二三十米寬，在沙灘上，他們發現有不少蟹和蜆類，正如奧狄蒂所說的，一個人長期生活在隔絕外界的環境裏，從未見過一些活生生的東西，現在看到螃蟹走動，也感到非常吸引人。

還不止此呢，螃蟹是頂富營養的食物！事實上，非常美味可口，這對於長期在地底生活的地航員來說，可是一次頂受歡迎的大快朵頤呢。

沙灘周圍的岩壁，令人望而生畏，根本無法攀登，它們是那麼陡峭，就好像是用刀劈砍出來似的，連一個着脚點也沒有。更加令人喪氣的是，就在峭壁，一道瀑布飛瀉而下，使峭壁更加滑不留手。這正是奧狄蒂滑落水之前聽到的那發出流瀉聲響的瀑布。

瀑布的水落到地面後變成一道小溪，流過窄窄的沙灘，灌進湖裏去。他們捧了一口嚐嚐，發現瀑布和溪流的水，都是清冽可口的清水，不帶一點鹹味，無疑這是淡水，是地下河流的淡水。

理察據此推定，這瀑布的源頭必定是在地面上某個地方，如果他們能攀上那又滑又陡的岩壁，找到這瀑布的水源，很可能就找到地下通道，那自然就可以走上地面了。

可是，那岩壁却是無法攀登的，於是他們只好退而求其次，決定對這地下湖泊進行

一次探索。

既然峭壁無法攀登，那只好設法看看湖的四周有沒有比較容易攀登的地方了，說不定走運能有所發現，可以逃出生天。

不過，首先得對這個地下湖進行探索，要探索這湖，必須有一隻木排，幸運的是他們在「穿山甲」寬闊的艙邊鑲有一些木板，數量相當不少呢。經過幾個月的地下航程，他們也有了不少空的瓶瓶罐罐。理察和雅各就用這些很快地釘製了一隻粗糙的木排筏子，還做了一些槳。理察和奧狄蒂是出色的泳員，比雅各和妮柯莉有經驗得多，所以大家商量決定，由理察和奧狄蒂來作這次環湖的首次旅行。

他們帶了一捆尼龍繩，這可能是有用處的，他們穿了泳衣，上面披了一件又厚又暖的粗尼龍料子的外衣，然後小心地划着那木排筏子出發。他們在電筒的光中，開始慢慢地把木排筏子繞着黑暗的湖岸划動，盡量同懸崖保持最近的距離，看四周的岩壁有沒有縫隙。

他們一直專心觀察，在繞湖行了大約一半的地方，終於看見了一道狹窄的出口。

「好極了！」理察說，「現在這地點看來很有希望呢！」他說着把木排筏子慢慢靠

攏過去。

可是他們划了幾米，就趕快停住，那看去像出口的岩石，實際是一直伸到水下！

他們面對着的是一個極危險的環境，一般岩洞學家稱之爲虹吸的岩洞，地下水一直漲到洞頂，這就迫得深險的人要潛到水下去，奧狄蒂和察理？知這種虹吸道是十分危險的。

可是，也許這正是他們被海潮沖進來的地方，說不定是唯一的出口呢。他們伏在岩邊觀察了好久，有一樣東西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使他們的希望增強了。在湖裏岩石下的深處，有一道奇妙的青色的光線，在這一個閃爍着青綠如玉的光帶中，有魚在游動！魚兒在游來游去，看得出魚並不喜歡地下水的黑暗，所以在這一道翠綠的光帶中游動。

這光帶表示什麼呢？顯然沿着光帶可以通出陽光普照的世界，在這虹吸道外不遠，肯定是太陽下的海洋，所以日光才會透進來。有好一陣，理察和奧狄蒂一聲不響，靜靜地觀看着那些活躍的魚輕鬆地在水中游動，然後一溜就不見了，無疑是穿過岩洞游回陽光下的大海去。

如果他們也能穿過這虹吸道的話……那就可以重見天日了。

理察和奧狄蒂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奧狄蒂把她那外衣脫下，細心地平放在筏子上，開始作深呼吸。

理察望着妻子作準備活動，心中暗暗生自己的氣，他們兩個都是游泳好手，不過奧狄蒂在潛水方面比他強，更重要的是，她掌握了一種呼吸控制的方法，可以不使用任何現代的潛泳設備，在水底呆一個令人吃驚的時間。

她深呼吸是使自己的肺作好適應的準備，所以一呼一吸，都呼吸得又慢又多。

他們不需要多講，四個人的命運全依靠能否找到一個出口，他們能否都像魚兒一樣潛泳穿過這虹吸道，游到外邊的大海去呢？如果是可能的話，這就要靠奧狄蒂下水底去探索清楚了。

理察沉默着，用尼龍繩一端繞着奧狄蒂的腰繫上，他將在她下潛時放出尼龍繩，保持另一端在筏子上，一有情況可以將她拉上來。

他們又再次互相望了一眼，仍舊沒講一句話，奧狄蒂點了點頭，慢慢而又悄悄地把身子滑進水裏，只留着脖子以上浮在水面，一手攀住筏子的邊緣。

接着，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滑溜得像一條鰻魚似地潛進水底去。

當然，一躍而入水中是十分方便的，但一個像奧狄蒂這樣有經驗的潛泳者是絕不會這樣莽撞的，因爲這種大動作的活動，可能是十分危險的，不只可能撞在黑暗中的岩石上，對於奧狄蒂會有生命危險，而且可能把搖晃不穩的木排筏子掀翻。

奧狄蒂越潛越深，向着那微弱的青綠色海水的光帶游去。理察看到她一次游進那光帶中，閃閃發光，活像一個銀色的塑像，跟着一閃，她就消失不見了。只有從不停放出尼龍繩可以知道她還在游着，最初是往深處潛，跟着是往上游。

過了好長時間，理察等得手心都冒汗了，時間像過得很慢，像永遠不停地在等待，最後他才又看到她的身影出現在水裏，現在她是往回游了，他輕輕地拉起尼龍繩，一直拉到她的手指攀住了木排筏子的邊緣時，他才放下繩子，去幫助她爬上筏子來。她喘着大氣，精疲力歇，倒在木排上，最初累得說不出話來。

等她喘過氣來，她說：「我認爲我已弄清那虹吸道的情況了，我希望能一直游出去，可以游進陽光照耀的地方去，但我已沒有氣了，只好折回來。」

理察道：「如果是你也無法游出去，那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游出去的，這路子是走

不通了。」

奧狄蒂打了個寒戰說：「下邊簡直恐怖極了，岩石上滿是洞洞，每個洞都有海鰻，牠們是多麼兇猛啊！有一條撲出來咬我，我能逃過牠簡直是奇迹呢！」

「謝天謝地，你終算平安無事回來了！」

理察開始划動木槳，離開那險惡的海岩，再次把木排划進黑暗的湖水去。

另一個希望，就這樣破滅了。

他們得另找一條路逃出去，可是還有別的出路嗎？

很幸運，他們回到「穿山甲」時，已經有熱茶熱飯等待着他們。妮柯莉捉了很多沙灘上的螃蟹，還捕了些小蝦，煮了一頓鮮飯。雅各這段時間也沒閒着，他將船尾突出部的探射燈加以調節，現在變成了一盞能活動的探射燈，強而有力的燈光，可以照射陡峭的岩面，從沙灘一直向懸崖頂探索。

他看到大約三十米高處有一個寬闊的地方，瀑布就是流經這地方傾瀉下來，這個口子通向一個地道，就無疑溪水是流經地道，從這出口流瀉下來的。

在瀑布旁邊，往右十米左右，可以看到一道參差不齊的岩石裂縫，有些地方可以作

爲落脚點。當雅各試着攀登上那裂縫時，妮柯莉緊張得屏住呼吸。但雅各只攀登了大約十米，就登不上去了。

再往上，岩石就十分滑溜，簡直沒有地方可以落脚。

不過，這並不使雅各氣餒，他一貫來就喜歡登山運動，甚至還帶了一本登山手册一類的書到「穿山甲」上閱讀，現在可派上用場了。

他們對如何登上這懸崖作了一頓激烈的爭議，最後作出決定，他們將盡可能按登山專業那樣去進行這次攀登，保證注意安全。

正如奧狄蒂說的，世界上最早的四名地航員將要征服這無法攀登的懸崖，不過在開始做準備之前，他們將需要好好睡一覺。

可是，妮柯莉却渴望能去看看魚兒在青綠的水中游玩，她和雅各坐上木排筏子，去進行考察。

當他們划着筏子回來時，雅各說：「外邊的世界一定是黃昏了，現在水裏只能看到很微弱的光線。」

理察幫助他把筏子拉上沙灘，一邊說：「也可能是黎明呢！」

妮柯莉道：「這有什麼關係呢？是黃昏也好，是黎明也好，至少也能看到了一眼外邊世界的天光了。」

她的話中所帶有哀怨，使奧狄蒂用手臂抱住她的肩頭，安慰她道：「一點不錯，我以爲很快我們就能看到在光輝的太陽照耀下閃閃發亮的海洋的，現在我們大家都去睡一覺吧！養精蓄銳，明天攀登那不可逾越的懸崖！」

十一

攀登懸崖的準備工作花了好幾個鐘頭，他們沒有登山工具，所以必須自製一套。理察和雅各把「穿山甲」內部每一扇門的金屬都拆下來，利用這些金屬製成楔釘，利用這些楔釘釘進岩石去，使它能吊起很重的重量，而且越重就釘得越緊，不會脫落。

雅各在理察的協助下，將好多個楔釘敲進了他早已能攀登上去的岩縫。

有了楔釘，他們四個人就像職業登山隊那樣，用繩子一個串一個地串起來，開始攀登這地底懸崖。他們都渴望能快點成功地登上那開闊的洞口，可以在那兒沿着那瀑布的源頭探索，說不定很快就能走上地面了。

可是攀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一種很艱苦的體力勞動，只攀了一半，他們就只好退下來，不過他們已把繩子掛在楔釘上，這對他們作第二次攀登大有幫助。

第一個征服這令人生畏的峭壁，是雅各，當他獨自攀登時，理察、奧狄蒂和妮柯莉

留在下邊，他一個人登上去，一路上打楔釘，作開路先鋒。這攀登是非常緩慢而危險的，但終於登上了那高處的崖邊，在他身邊幾米的地方，就是一瀉而下的瀑布。

他站在那兒喘着氣，不過因成功而感到自豪。

雅各站在崖頂，學「泰山」一樣，擂着胸膛大叫起來：「阿依阿依啊！」聲音在地洞裏來回激蕩，越過黑暗的大湖，在高聳的懸崖互相回應，響起了勝利的回聲。

理察、奧狄蒂和妮柯莉在下邊快活地揮着手，但他們知道要像雅各那樣大叫，雅各是聽不到的，因爲瀑布的水聲吞沒了每一句話。雅各等回聲停後，向他們揮了揮手，就消失不見了，他們早就商定，雅各作先鋒，讓他去探一探上面的岩洞是通向哪裏。

這河道正如雅各所預料那樣，是水平的，溪流急劇地通過它，兩邊都是粗糙岩石的崖壁。當然，到目前爲止，一切順利……這當然是洞穴探險者所求之不得的！

於是，雅各立即出發，一時跨過岩石，一時踏過沙岸，有時還得涉過平靜淺狹的水灘。

突然，雅各停住脚步，他感到迎面吹來了一陣柔柔的氣流，與此同時，一隻蝙蝠在他頭上一掠而過，跟着消失掉。

雅各是個富有經驗的洞穴探險者，他知道流動的空氣和地下水是可以透過岩石的隙縫，但人是不能穿過這些縫隙的，但現在發現蝙蝠，那就希望大增了！

雅各曾見過有些洞穴裏，飛出成千上萬隻蝙蝠，牠們在黃昏時出動，到處獵食甲蟲、飛蛾和其他飛行的蚊蟲，然後又成羣結隊飛回洞中，飽餐獵物。

看到這隻蝙蝠，可能意味着有一個較大的洞口，可以使牠們飛出外間世界去。

這時，雅各發覺脚下的小溪流得更快，這兒或那兒有着淺灘。

他本可以輕易繼續往前走，不過雅各起曾許諾過不呆太久時間。當他正想回過頭來時，突然聽到一些聲響，使他急忙向前跑去，於是他看到了一種最不受歡迎的景象。

「啊，眞糟！」雅各心裏嘀咕，「怎麼又是一道懸崖！」

在他前邊，溪水是由一道垂直的岩面傾瀉下來的瀑布形成的。

當他走近去仔細看，心情方輕鬆一些，那岩面雖然垂直，但只有大約十米高罷了，利用楔釘和繩索，肯定能夠登上去的。

現在他得回去了，否則大家會掛心的，特別是妮柯莉這麼久不見他有什麼動靜，一定會擔心死了。於是也轉過身子，匆忙沿着溪流往回走，就在這時，他聽見一聲遠處傳

來的叫聲：「喂！喂！喂！」

跟着理察沿着溪流逆水而上來同他會合，他也成功登上了那可怕的懸崖。

現在開始小心地爲奧狄蒂稱之爲「洞穴探險」作準備了。

他們必須輕裝前進，但是他們深知這回返地面世界的最後一步，並不是容易走，要通過地下的岩洞返回地面去，可能要幾天時間呢。

所以他們得帶不少東西，諸如睡袋、食物、繩索，更多的楔釘、一柄斧頭、備用的電池、手電筒……幸好他們在「穿山甲」上有足夠供應一年的儲備，所以物資尚不感缺乏。

他們最後回到「穿山甲」去巡視一周，他們必須暫時將這忠心耿耿地爲他們在地底鑽行的「穿山甲」留在地下湖邊了，他們曾這麼久以它爲家，現在眞有點捨不得離開它呢，不過他們充滿信心總有一天會帶着全副裝備回來，取回各種標本和筆記的。

而且，還會來救出小繆斯，妮柯莉爲這隻小老鼠備了大批食物，足夠牠維持相當一段日子了。

這次離開「穿山甲」進行「洞穴探險」的遠征，無疑大家心裏充滿了信心，他們有

了足夠的楔釘，這次比較容易就能登上懸崖了。

當他們登上了瀑布的崖頂，就沿着地下河道往前走，這一段路是相當易走的，即使是第二道瀑布，也如雅各預見那樣，有楔釘也相對地容易攀登。

現在他們面臨的，才是眞正的難題了，在第二道瀑布上的通道裏並不是一條單一的河道，而是由三條河道組成，形成了一個地下洞穴的迷宮，在每一個洞穴都有一條小溪流注下來，滙合成這條瀑布。

哪一條才是主流？他們應該沿着哪一條去探索呢？

他們必須作出抉擇！他們只好選了一條看來最象主流的小溪，沿着它向前探索。可是使他們很失望，這小溪帶着他們從一個岩洞鑽進另一個岩洞，就好像沒完沒了似的，根本沒有路子走出這個混亂龐雜的地底迷宮。

現在他們走進了一個鐘乳岩洞，他們在那兒站了好久，望着眼前的奇景。

在岩洞頂垂掛着一條一條的鐘乳石，在洞底地面也升起了一座座鐘乳石的塔狀堆積物。

「簡直不可思議！」妮柯莉叫起來，「這眞像古老的童話中迷人的樹林子呢！」

跟着，她抽了幾下鼻子，說道：「我覺得這兒有一股輕微的怪味，我也說不出是什麼氣味，你們聞到嗎？」

「是啊，我也聞到了，」奧狄蒂承認道，「它就好像是……老鼠的氣味。」

「說得一點不錯，」理察說，「但我却覺得奇怪，怎麼你竟辨認不出是什麼氣味。」

「蝙蝠！」奧狄蒂恍然大悟，叫起來，「就是牠，是蝙蝠的氣味！」

「當然是蝙蝠啦！」理察道，「我在這兒附近某個地方，準會有一大羣蝙蝠聚居，我可以推想得出來，我們只要憑着鼻子的嗅覺，很快就可以找到蝙蝠的洞穴！」

大家跟着理察，穿過一條窄窄的隧道，走進另一個洞穴。理察停住脚步，將手電筒射向岩洞頂部。

只見在那上面，有一大羣蝙蝠倒掛在岩洞頂上，密密麻麻，擠得很緊，像蜂羣似的，被手電筒的光突然驚醒，牠們萬頭鑽湧，發出吱吱的叫聲，張開嘴露出牙，像表示憤怒一樣。整個洞頂都是蝙蝠，數也數不清，牠們成千上萬，擠來擠去，煞是可怕。

理察研究了牠們好一會，然後把手電筒垂下。他說：「這一種蝙蝠是全歐洲都有的

品種，故此牠們並不能給我們一點線索，以證明我們現在身處何在，不過牠們却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外邊現在是大白天。」

大白天！這聽起來多麼奇怪啊，現在他們在黑暗的洞裏，外邊却却是大白天，有好一陣他們誰都講不出話來。

「可是你怎麼能肯定外邊是大白天呢？」妮柯莉問道。

「說來十分簡單，因爲蝙蝠只有在夜裏才飛出洞穴，到外邊追獵飛着的昆蟲，當黎明第一線陽光擊碎黑夜，牠們就全都飛回來，整天睡大覺了。蝙蝠是夜裏活動的，牠們現在在睡覺，被我們的光亮騷擾，才驚醒過來。」

妮柯莉喃喃自語道：「這些蝙蝠眞幸運，能夠飛出岩洞，在自由的天空裏，在月光下，在星光中飛行，多麼自由自在啊！」

「說得不錯，你這話使我想出了個主意，」理察說，「我們分開來守候，每人隔兩三百碼距離，一直等到黃昏，到那時牠們就會得到訊息，開始活動了，我們觀察牠們怎樣飛出去，就可以找出他們飛行的路線，找到出口，牠們準會有一個出口，才能飛出去覓食的。」

「這主意不錯，可是現在只是早晨九點，我們還要等上好長一段時間呢！」妮柯莉說。

接着妮柯莉提出一個疑問：「再說，蝙蝠又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是黃昏呢？牠們在這洞穴裏是看不到外邊的天色的，難道牠們都有一個自動的計時器嗎？」

理察說：「這問題至今仍是一個神秘之謎，沒有人能解釋出爲什麼牠們會知道時間，也不知道牠們是怎樣計算時間的。可能的確有那種動物鐘的存在吧。這是牠們天生的本能，而我們人類却不能……我們自己的遭遇就證明了我們的價值了。誰也無法解釋牠們怎麼會知道外面這麼遠的地方是天晴還是刮風下雨，在刮風下雨的情況下，牠們是不會飛出去的，因爲沒有必要這樣做，在下大雨和刮大風時，是不會有飛蟲在天上飛的。」

「那麼讓我們希望今晚天氣好吧！」奧狄蒂道：「否則，我們就得等很長一段時間啦！」

很快，他們就分散開來，那窄窄的通道又回復漆黑一片，靜寂無聲。雅各佔了一個位置，他在這點可以聽得出睡着的蝙蝠最初動彈的聲響，成千上萬隻蝙蝠就在他頭上，

他在耐心等待着牠們醒來的信號，一騷動，就會準備開始飛翔。

兩百多米外，是妮柯莉在守候，而奧狄蒂又在離她兩百多米的地方。在離雅各六百米遠的地方，理察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盡量舒服地守在那兒，一次漫長的等候開始了。

他們都知道，蝙蝠可能會在他們頭上呼的一聲飛過去，他們會來不及測出牠們飛出去的路線，如果發生這樣的事，他們就必須再等二十四小時，這次守候的地方應該向前推進，或者兩人之間的間距拉得更寬些。只要有耐心，到最後，必定能找到蝙蝠飛出去的出口，就可以找到離開地底世界，返回地面的道路了。雅各突然聽到一陣「復復復」的拍翼聲音，這種聲音來自他的頭上！

這種拍翼的聲響，最初很輕，大概是最初醒來的幾隻蝙蝠在伸展翅膀，但很快拍翼越來越多，醒來的蝙蝠發出吱吱的叫聲，越發騷動不安了。

雅各用手巾蒙住手電筒，使光亮暗一些，照向頭頂上的岩頂。

那兒有成千上萬隻蝙蝠！全都醒過來了，在準備飛翔，牠們在搖晃身子，掙開翅膀，從擠迫在一起的伙伴身邊掙脫開來，只聽得一陣呼呼的聲響，牠們開始飛了，一直沿

着岩洞，向妮柯莉守候的地方飛去。

雅各按照事先約定，向妮柯莉吹了一聲口哨，她聽到立即向奧狄蒂吹了一聲口哨，而奧狄蒂就向理察吹口哨發出訊號。

現在他們四個人都知道，蝙蝠的夜翔開始了。

當妮柯莉聽到拍翼聲在頭頂掠過時，她吹了第二聲口哨，這次是兩聲短短的哨音。

奧狄蒂聽到後，緊張地在等着，深怕蝙蝠改變了方向，不在她的頭上飛過。

她用不了多久，就聽到頭上成千上萬隻蝙蝠不慌不忙地飛過的呼呼聲，她連忙向理察發出兩聲口哨的訊號。

這時，雅各和妮柯莉已跑到她身邊同她會合，他們一起往理察守候的方向跑去，一邊等着聽到理察發出蝙蝠在上邊經過的兩聲口哨的訊號。

可是，他們聽不見那兩聲訊號，理察却匆匆跑來同他們會合了。

理察揮動雙手叫道：「我們讓牠們飛跑了，牠們並沒有在我頭頂上飛過！」

雅各道：「可是這隧道並沒有旁的支路啊，那麼看來，牠們一定是經過奧狄蒂那兒之後，突然往上飛，就在理察和奧狄蒂之間的某個地方飛出去了，讓我們去察看一下吧

！」

在電筒光裏，他們看到在奧狄蒂和理察兩人守望的位置之間的岩洞頂上，有一道窄窄的岩縫，它是那麼狹窄，根本無法看淸它是通向什麼地方去的。蝙蝠就是從這條岩縫飛出去的，但人又怎麼能從洞頂的岩縫鑽出去呢？

「嗯，看來就這樣了，」奧狄蒂道，「這地方是我們失去蝙蝠踪迹的地點，牠們只有從洞頂這道岩縫飛出去，但這麼窄的縫隙，牠們怎麼能一下全飛出去呢？」

理察道：「蝙蝠有最好的雷達，牠們吱吱的叫着，發出一種聲波，折射回耳朵，就知道前邊的障礙物，這種本領可眞高強。」

妮柯莉道：「我有證據足以證明蝙蝠是從這縫隙飛走的，你們看看地下！」

在她的脚邊，有着一些枯乾葉和空的蝸牛殼。

妮柯莉指出：「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地面上某個洞口落下來的。」

「對，」理察道，「這些蝸牛看來很像我們家鄉的園子裏常見的那種品種呢。」

妮柯莉抓了一把枯葉仔細研究了一番，說道：「從這些枯葉判斷，我敢說上邊那地方準是屬於地中海附近的地區，這些枯葉是屬於地中海植物羣的。」

「嗯！」奧狄蒂說，「可是地中海植物羣所覆蓋的地域很廣闊，對嗎？我們仍然無法確定我們目前是在什麼地點……我只知道這一點，我們仍困在這兒，在這地下迷宮裏失了方向，走不出去！幸好我們帶有大量的食物，來，坐下來，我們吃一頓飯再從詳細計議怎樣走出去吧！」

「讓我們考慮一下下一步該怎麼辦，」理察說，「我們有食物，也帶有足夠的電池，可以維持好幾天的，所以，我認爲我們應該繼續探索，盡可能地把這些岩洞的迷宮探個清楚，以我的經驗看，應該不只一個出口的。」

雅各道：「理察說得很對，所以我們完全不必驚慌，首先謝天謝地，我們每個人都身體健康，只要我們能堅持下去，查遍所有的岩洞和通道，最後一定能找到一個出口，重返陽光下的地面的。」

這可不是單純的樂觀，他們都深知不能浪費時間在失去蝙蝠踪跡而唉聲嘆氣上面，得盡快動身去尋找出路，他們必須另外找一個逃生的路子，這是他們自救的唯一辦法。

他們決定走相反的方向，可是，結果却使他們相當失望，仍然是一個洞穴通向另一個洞穴，全都是死胡同，當然這浪費不少時間，也浪費了不少電池。

跟着，他們走進了一個形狀古怪的橢圓形的岩洞，他們發覺他們踩進了一片潮濕而柔軟的泥土。帶隊走在前邊的理察連忙大家停下來，他張開雙手阻止大家向前走。

「你們快過來看看！」他叫道，「這兒有一種動物在最近走過留下的足迹呢！」

在他們面前伸展的泥地上，果然有着鮮明的獸跡。

「是一隻狐狸！」奧狄蒂研究了一番後指出，「我認得出，這肯定是一隻狐狸！」

「太好啦！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消息！」雅各道，「狐狸從來就不是穴居的，它只是溜進來跑了一陣，但絕沒有在這兒呆很久，它一貫來是習慣在露天生活的，所以，如果我們跟踪着牠的足跡，我們就能夠……」

這還用說嗎？他們都彎下腰來，跟踪這狐狸的踪迹，穿過這泥濘的洞穴，走進另一個岩洞。

但這兒却使他們失望。

「唉，怎麼會這樣！」雅各呻吟地哀嘆起來。

在他們面前出現了兩條通道，但却看不出狐狸是走哪一條，因爲這些通道都是岩石的。

兩條通道都很乾爽，所以沒有留下一點狐狸的踪跡。

他們決定分兩組進行探索，雅各和妮柯莉走一條隧道，理察和奧狄蒂去探索另一條。他們分手不久，雅各一聲歡呼，就把大家召來，重新聚齊了。

雅各和妮柯莉穿過通道，走進另一條狹窄的隧道的入口，這是一條泥濘的通道，在泥地上又再次發現了狐狸的足迹。

可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他們高漲的情緒很快就消失掉，那條狹窄的隧道通進了一道眞正的樽頸地帶，那是一道岩壁，只有一道縫隙，一隻狐狸是可以爬過去的，但人是絕對無法從這縫隙鑽過去。

大家感到很失望，氣餒得說不出話來。

最後還是奧狄蒂打破沉默，說道：

「嗯，事情就這樣了，垂頭喪氣也無濟於事，還是走吧！」

他們動身往回走，通過另一條通道前進，這次又是從一個岩洞走進另一個岩洞，不論他們怎樣尋找，總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走出這地下迷宮的。

不過，儘管他們白白辛苦一番，但仍然有一點收獲，從蝙蝠飛走那時開始，他們重

新知道了晝夜的區分。

經過一番辛苦的探索，結果全都是走進死胡同，只好折回再走，最後他們走進了一道死胡同，實在又餓又累了。

他們判斷這時也該是夜晚了，因而就在那死胡同裏過夜，準備在這兒睡一覺。

在這死胡同的盡頭是一個非常細小的洞穴，他們得四肢着地地爬過去探索奧狄蒂睡在洞穴裡，稚各睡在洞口，大家決定讓妮柯莉和理察睡在附近。

他們吃了點東西後，就睡去了。

妮柯莉一直在勇敢地同自己內心的恐懼作鬥爭，她盡力不顯示她害怕被封閉在地底，被黑暗吞沒。

大家雖然知道她害怕睡在洞穴裏，但他們不能冒險。妮柯莉在探索地下迷宮這一段長時間的緊張和興奮之後，誰知道她會不會又患夜遊症呢？如果這次她在睡夢中起來，那就跟在「穿山甲」裏不一樣，可能釀成慘劇，造成不可收拾的大災難了。那種結果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大家要她睡在洞穴裏。可憐的妮柯莉暗地裏明白他們沒有說出口的關注，她立即表示同意，很快就在洞穴裏鋪好睡袋，鑽進睡袋裏去了。

這小洞穴很細小，沒有多少轉身的餘地，可是洞頂却很高，高得看不到頂呢！

這一夜，對於妮柯莉來說，是一次漫長的惡夢，至少她自己安慰自己，這只不過是一場惡夢，這一定是一場惡夢。

在黑暗中，她像聽到那又高又重的岩壁上，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嗒嗒的聲響，更令人害怕的是，不斷有一些細小的東西，落在她的胸膛上，但她跳起來抓它之前，它就突然又消失進黑暗的洞頂了。

她心裏想：「當然，這是夢魘，一定是發惡夢罷了！」

她緊張得不得了，一動不動地躺在那兒，決定不去驚醒其他的人，她知道大家都很累，又怎麼忍心因爲自己害怕而吵得大家無法休息呢？但是，突然，閃亮了一下刺眼的強光。

這次她實在害怕極了，大聲尖叫起來，這不是惡夢，她眞的見到，她知道自己的確看見了它，那是一道可怕的令人目眩的強烈閃光！

她恐怖得不由自主，一次又一次地尖叫：「雅各！雅各！快來救我！」她大哭起來了。

其他三個人自然非常關懷她，令她鎮靜下來，向她說明這肯定是她作惡夢罷了，並不是什麼亮光，因為在洞穴是看不見太陽的，何況現在是黑夜呢。

他們強迫她服下一粒鎮定藥丸，穩定她的神經，告訴她不必担心。

妮柯莉知道無法說服他們相信自己，於是也就不再爭下去，服了藥，躺下來，閉上眼睛，努力去睡，當然，越是強迫自己去睡，只會越發睡不着。

在這事發生之後，大家誰也沒睡安穩。第二天，奧狄蒂開玩笑說：

「也許太靜了，反而睡不好，『穿山甲』的微微的聲響好像催眠曲，已經習慣了，現在一點聲音也沒有，反而睡不安穩了。」

他們很快地吃了點東西，立即召開一次戰地會議。

他們必須面對目前的處境，三件事必須正視的：

一、現在他們差不多已探索了地下迷宮的每一個岩洞，可是仍找不到出路；

二、他們的食物快要吃光了；

三、他們的電池已經所剩無幾。

再繼續在這些岩洞中呆下去，是相當危險的，那麼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就是返回「

穿山甲」去。

「回去後又怎麼辦呢？」雅各問道。

理察抬起頭來，面對着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好朋友，他的聲音非常莊重而冷靜地說道：「我請求你們再信任我一次，我想到了一個主意，一個很好的主意，我已對它作了充分的考慮，但我仍需要作一份精確的計算，所以，目前請大家不要追問我每一點細節，就信任我好了，如果這辦法行得通，我們很快就能重見天日的。」

理察鎮定自信的聲音使大家都感動了，有好一陣，大家都默不作聲。

過了好一會，奧狄蒂打破沉默，說道：「你們知道我會怎麼辦嗎？我一旦能重見天日，我就會站在太陽光下，望着天上的雲彩，朗誦愛德蒙．羅斯坦寫的美妙的詩（太陽誦）！我發誓一定這樣做！」

他們不再說什麼，立即收拾一番，沉默着準備回到「穿山甲」去，自然也回到那四周被岩石包圍的黑暗的地下湖去。

十二

話分兩頭，就在這段時間裏，當理察他們探索地下迷宮的時候，在這些迷宮一樣的洞穴上頭，是一個石灰岩的高地，有一羣法國岩洞探險家，正在這兒渡一年一次的露營假期。

在他們領隊的帳篷上，飄揚着他們的隊旗：「穴熊隊」。隊友的帳篷分散地架在這海邊的山坡上。

爲什麼他們要到這兒來露營呢？理由很簡單，這兒有着很多地下洞穴，正是他們要探索的。

他們已經調查了在樹叢間散佈的一些岩縫，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這岩縫很細，用懸錐垂下去測量，令他們吃驚的，竟然深達兩百米。

這使大家感到驚奇，都圍在岩縫旁進行觀察和研究，看來這會是通向地下洞穴的一

條通道，可是岩縫太過狹窄，首先得設法將洞口擴大，這就需要專家作小心的準備才能用炸藥將它炸開。同時，他們還得到附近的市鎮去採備必要的炸藥和器材。

但有一個「穴熊」隊員，却想在這兒試一試他的一種新發明，他要用一架十分精巧良好的攝影機去拍下洞穴中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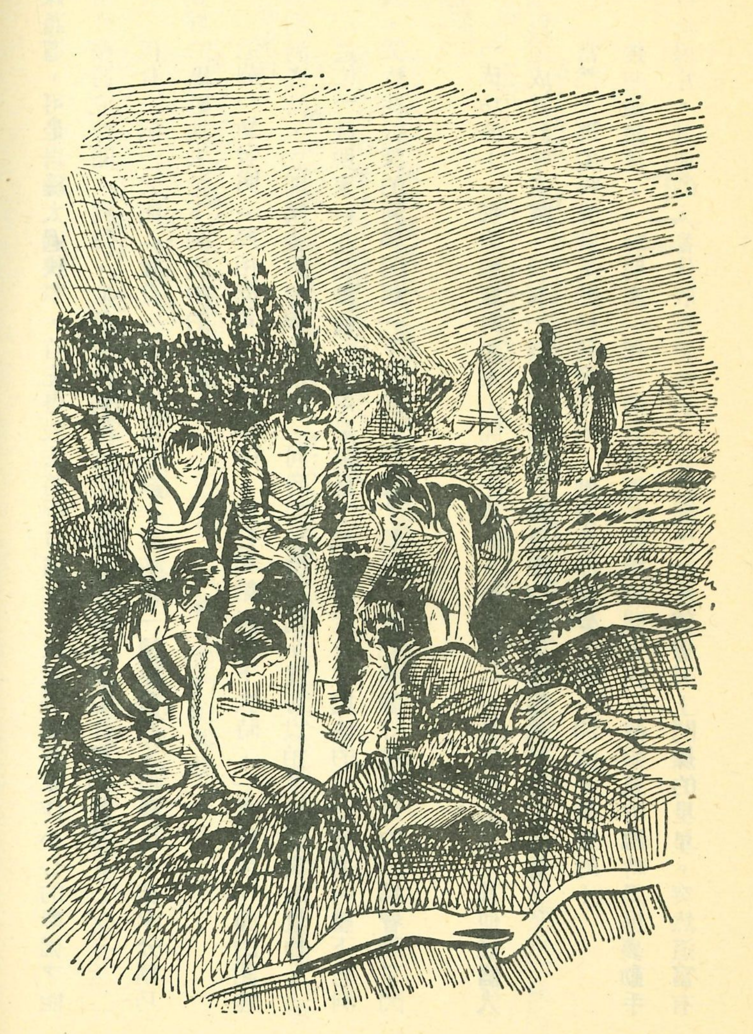
這個「新發明」照相機是這樣攝影的，當它和鉛錘垂下去時，一當幾米下面的鉛錘碰到洞底時，立即觸發照相機的開關，同時閃光燈一閃，就可以拍下岩洞裏的景物。

這位「發明家」在拍攝前，先用鉛錘量了幾次深度後才把他的「新發明」墜下岩洞去。突然從很深的洞裏閃起一下閃光，劃破了黑暗，他們幾個守在洞口的人都看到了閃光。

「成功啦！」那照相家叫起來，開始把他的「新發明」從洞底拉上來，其他幾個人也爲這成就歡呼雀躍。沒有一個人聽到在洞裏很深的地方傳出恐怖的尖叫聲。

當然，那尖叫聲就是妮柯莉發出的，她並非作惡夢，那一閃閃光眞實的！

幾個鐘頭後，「發明家」和一個有興趣於照相的朋友在一個帳幕的臨時黑房裏動手沖洗照片。其他的人都分散在營地裏，他們懶洋洋地望着天上閃爍的星星。突然這富有



詩意的寧靜被一聲怪叫打破，那是從黑暗帳幕中傳出來的，先是興奮的大叫聲和不滿的抗議聲，跟着是響亮的大笑。那位「發明家」的朋友大叫道：「這眞是無價之寶，簡直是無價之寶，喂，你們快來看看啊，我們的攝影大師在黑暗的岩洞裏拍了仙境，他用疊影的手法拍出一個眞正的封面女郎，一個身材十分健美的封面女郎，在那深洞裏躺在睡袋裏呢！」

「穴熊」隊員們一聽這話，都跳起來，圍住那帳幕。

「讓我看看！」

「來吧，發明家，別自私自利，讓我們分享一下看看那個岩洞裏的睡美人吧！」

「喂，讓我看看那個身材美妙的封面女郎！」

「發明家」根本不理他們亂叫亂嚷。

儘管嘲笑之聲四起，「發明家」却在專心致志地拿着放大鏡在研究着底片，最後他站起來大喝一聲：「你們全給我閉起嘴巴！先別亂開玩笑，你們笑得太早了，我有三個很好的理由證明我的照片是眞實的，你們聽着：第一，我最近根本沒有用這照相機拍過照片，更沒有去偷拍睡在睡袋的姑娘，絕對沒有！第二，這照相機是只拍一張底片，不

可能拍出疊影；第三，底片非常好，十分清楚，沒有做過半點手脚，百分之百可靠。你們不信可以自己看看這底片，它清清楚楚拍下了一個躺在睡袋裏的姑娘，背景就是岩洞，這並沒有一點兒重疊的地方。」

底片從一個人手中傳到另一個人手中，果然正如「發明家」所說的，它是無可爭議的證物。

「穴熊」隊隊長說：「那只可能有一個解釋，準是有另一隊岩洞探險家發現了一條我們沒有找出來的道路，通進下邊的岩洞網，決定在那兒休息，那姑娘剛巧選中那細小的岩洞睡覺，所以讓你拍攝下來。」

「嘩！」有人說，「幸好我們沒有扔石頭下去，否則扔中那姑娘的頭，準會把她砸死。」

「再拍一張如何？」發明家提議道。

隊長說：「好，立即動手！」

一個鐘頭後，「穴熊」隊的隊員又再次用鉛錘下岩洞，拍了第二張照片，每一個人都焦急地等待「發明家」躲進「黑房」裏把它沖洗出來。

這第二張照片也同樣十分清楚，可是却沒有了那個神秘的睡美人。

「發明家」並不氣餒，他將這底片放大，用高倍數的放大鏡仔細研究它，結果發現岩洞的地上，在泥塊和石塊之間，有幾個用過的廢電池。那些在下邊的洞穴學家和神秘的睡美人，的確曾到過那岩洞，在那兒睡過，現在走掉，拋棄了幾個廢電池。這足以證明第一張照片是眞實的了。

「穴熊」隊的隊員立即作出決定，明天他們設法弄到炸藥，將洞口弄大，利用他們的「電子梯」到下邊那個「封面女郎岩洞」去，他們相信一定能通到別的岩洞去的。

當然，就在這時候，我們那位「封面女郎」已經同理察、雅各和奧狄蒂一起，動身回「穿山甲」去了。儘管她盡力鎮定，但仍無法擺脫心裏那夢魘般的恐怖感。

他們曾經對「穿山甲」那麼充滿信心，認爲「穿山甲」按照亞基米德定律，一定能在海岸邊浮起來，那麼他們的煩惱就告一段落了，可是却闖進了地下湖。他們曾攀登過峭壁，後來又跟踪蝙蝠和狐狸的踪跡，以爲總可以找到一條出路，可是這一切努力，却以失敗告終。他們現在心情沉重，又餓又累，回到那荒涼的小沙灘。

幸好，「穿山甲」在那兒等着他們，歡迎他們，再次給他們庇護，他們走進「穿山

甲」，那隻小老鼠繆斯，養得又肥又胖，還是好好的，看見他們高興得跳來跳去，妮柯莉看見牠，就再也忍不住眼淚了。

幾天來他們都是吃乾糧，現在他們又坐下來吃上一頓熱騰騰的飯菜，吃完了飯之後，理察開始把自己心中的計劃，提綱要領地講給大家聽，這計劃是很勇敢，很大胆，也令人大吃一驚的。他說：「我們必須將『穿山甲』改裝成一艘臨時用的潛艇。」

「一艘潛艇！」雅各倒吸了口氣，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改裝成潛艇！」理察解釋說，「或者說一艘湊合着開動的潛艇，不過一定要能潛進水底，從那岩石下的水道穿出去。大家都知道，我們只要一穿過那水道，就可以進入大海，升起到水面。那青色的光帶和游動的魚都證實了這一點，再說，奧狄蒂也曾幾乎游過那水道，只是差一點，才折了回來。」

「不過，我可以向大家保證，『穿山甲』一定能從進來的地方駛出去的，這一定能成功，也必須成功，這是我們逃出生天的最後一個機會了。朋友們，請信任我吧，因爲我深信我們能夠成功，也一定能成功的。」

理察有點兒激動地把話講完，他的確有點動了感情，就好像這次悲劇，應由他獨自

負責似的。

雅各道：「大家聽着，妮柯莉和我曾經把一切好好商量過，我們希望你和奧狄蒂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也決不後悔跟着你來參加這次探險的。我們是自願參加的，因爲我們兩個都希望參加，如果你們不帶我們參加，我們會責怪你們！」他的聲音也變了，激動得拉住妮柯莉的手，「再說，妮柯莉現在已經知道了她患了夜遊症，睡着時幹出了那些可怕的事。」

奧狄蒂生氣地叫起來：「雅各，你爲什麼要告訴她，你這樣做是十分錯誤的，這不能責怪妮柯莉啊……」

「不，」妮柯莉道，「你們不責怪我是一回事，但我却十分悔恨自己幹出了那一切，理察到烏拉爾去的計劃破壞了……這全怪我。我很感激你們，你們一句話也沒責備過我，而且處處照顧我，你們眞是太好了，對我太好了……」

雅各接着說：「現在我們把話講清楚吧，理察，你就告訴我們好了，你打算怎樣改裝『穿山甲』成一艘潛艇，這對我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並不是眞的不可思議，」理察道，「我已計算出來了，簡而言之，首先我們得用

一條鋼管將鑽頭的軸心接駁好，然後爲『穿山甲』裝上一個螺旋槳，一個盡可能輕的，就用我們艙內的鋁板來製造，這並不是什麼難辦的事，我們只需要在水底裏潛航很短一段時間，幾分鐘就夠了。我們可以在湖裏巡航一圈，然後下潛。」

「爲什麼？」

「要試驗一下那螺旋槳的功能，一旦證實它是安全的，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會不安。我們還要用鋁片做一些鰭，鑲在『穿山甲』兩邊，這可以使它航行平穩。我們利用這些鰭和螺旋槳，就可以下潛，在水底航行，一定可以從那水下的通道駛出去。一等我們出去之後，立即將馬達關閉，於是根據亞基米德定律，『穿山甲』將會再次浮出水面，那時就會在太陽光下，升上海面，我們可以重返地面了。」

「聽來難以置信，但却太美妙了！」妮柯莉輕輕也嘆了一聲。

「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是行得通的。」理察道。

「我也覺得切實可行。」雅各表示同意。

奧狄蒂轉過身來對妮柯莉說：「這些大男子以爲切實可行，我看他們把『穿山甲』一下水就會弄沉，他們沒有我們女人那麼細心的，你看那舷窗，要不把它重新鑲好玻璃

，『穿山甲』不灌滿水才怪呢！」

雅各叫起來：「天啊，我眞沒想到這點呢！」

他們都笑了起來，這是好多天來他們第一次那麼開心地笑了。

妮柯莉說：「我在想，我們冒出水面時，會在什麼地方？」

理察道：「肯定不會是在大西洋，也不會在太平洋，根本不可能的。但到底外邊的海是什麼海，我也說不上，可能是黑海，也可能是裏海，可能是愛琴海，也可能是阿德利亞海……」

「慢着慢着，」雅各插嘴道，「我敢打賭是地中海！」

「地中海？」

「我說的範圍很大，從直布羅陀一直到蘇彝士都合適。」

「我也贊成！」奧狄蒂支持他。

這時候「穴熊」隊員並沒有閒着，他們很快就弄到了必須的炸藥，很專業性地將洞口炸開。隊長帶領四個隊員，利用他們新式的電子梯，成功地下降到小岩洞的洞底。

電子梯在法國洞穴學家是十分常用的工具，它們十分輕便，但很牢固，可以捲成很

細一卷，梯子的橫檔通常是用鋁製造，繩索則是柔軟的電鍍的電線，非常堅韌。它是用電力來伸展和收捲的。

他們帶了乾糧和足夠兩天用的電池，不過他們知道要找到「封面女郎」那羣的探險，可能要花更長時間，所以他們決定梯子就架在洞裏不收起來，以便必要時可以及時離開岩洞出來。

他們很快就找獲了幾個廢電池，並且從小岩洞爬出到雅各、理察和奧狄蒂曾睡覺的隧道。

五個「穴熊」隊員尋獲了蝙蝠洞，看到成千上萬隻蝙蝠擠迫地掛在岩頂上。

「嘩，牠們準有上萬隻！」有一個隊員叫道，「怪不得夜裏我們看到這麼多蝙蝠在飛，原來牠們的老巢在這兒呢！」

「幸好牠們飛出去不是經由『封面女郎』的洞口，你們可以想像一下，突然這麼多蝙蝠在她頭上飛過，那可憐的『封面女郎』一定會嚇得臉無人色了。」

隊長說：「牠們肯定另外有一條出路，喂，我們繼續向前走吧！」

用不了多久，他們就經過了地下溪流，他們以為這地下水一定會有通出地面去的出

口，但他們最後找到的是一個懸崖，溪水變成瀑布瀉下黑暗的地下湖。

「嘩！」有人叫道，「這兒眞陰森可怕！」

「照我看來，懸崖很陡呢！」隊長說，「我估計別的人是不可能從這兒走下去的，我們還是回去吧。」

說來實在可笑，假如五個「穴熊」隊員早一個小時到達懸崖頂，他們就會看到一個使他們目瞪口呆的奇景了。那景色是那麼神奇，他們準會以為自己產生幻覺，要不就以為自己到了「神秘島」，碰見了尼摩船長的「鸚鵡螺」號潛艇呢。

「穿山甲」每一個舷窗都透出明亮的燈光，慢慢而莊嚴地在黑暗靜寂的湖面上航行。當它駛到那狹窄的岩石出口處，可以看得見水一片青色的水光，理察把馬達關掉，轉過身來對大家道：「準備好了？奧狄蒂，你守着左邊舷窗，妮柯莉，你守着右邊舷窗，雅各，你留意尾部的窗子，一有情況立即告訴我，現在我們下潛啦！」

理察把引擎開動，速度加大到最大限度，「穿山甲」向前一衝，守在舷窗的觀察者只見一羣吃驚的魚在旁邊飛遁，妮柯莉和奧狄蒂同時叫道：「我們在下潛啦！我們肯定在下潛！」

理察道：「一切就像計劃中那樣，在三分鐘內，我們就可以潛航那水底岩洞，現在開始計算，數一百八十秒吧，開始！」

這一百八十秒就慢長得像一百八十年，他們四個人緊張地一秒一秒地不出聲數着。妮柯莉神經十分緊張，她數得比別人都快，別人還未數完一百，她已叫着：「一百八十啦！」

但是沒有人去更正她的錯誤，過了一會，理察才數完一百八十秒。他利落地把馬達關掉，螺旋槳停止了轉動，這時他才離開駕駛座，跑到舷窗去觀看。

「穿山甲」並不因馬達停止就立即突然停頓，有好一陣它仍在慣性的衝力下繼續前進，但過了不久，它終於不再動了，就像懸掛在幽暗的海水裏，一動不動地懸掛在那兒。這一刻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穿山甲」會浮升上去？還是永沉海底？難道永遠這樣不動嗎？」

誰也說不上，上邊的海水，下邊的海水，左右的海水，也不知那兒更深色或更淺色。

理察道：「我們現在大約是在一百米的深度，一等『穿山甲』的慣性運動完全靜止

止，我們就會開始浮升了。」

他是講得頂有信心的，可是其他三個人見「穿山甲」一動不動，感到十分緊張，守在舷窗旁，沒有回答。

有一次，理察也差點忍不住想再次把馬達開動，只要使它急劇轉動，這樣定可將螺旋槳甩掉，就像上次最後開動轉軸把鑽頭擺脫一樣。可是他細心一想，不對！螺旋槳和鰭翼都是用「穿山甲」船艙裏的鋁板製造的，按理它們不可能增加任何重量。

故此，「穿山甲」一定會浮升。

這時，小老鼠繆斯突然不安起來，牠從儲物室走出來，從桌脚爬上桌面，開始在桌面來回奔跑，興奮地打轉。

大家都望着這小老鼠，妮柯莉將牠捧起，輕輕地撫摸牠，說道：「我敢說，牠一定感覺出某種變化，準是有變化牠才這麼興奮的。」

「一點不錯！」雅各叫起來，「看！我們在浮升啦！」

大家都轉過身，望向舷窗外邊，只見外邊的海水，現在已慢慢從墨綠色變成青藍色，而且變得越來越清澈了，成千上萬條魚在四周游來游去。

時近黃昏，「穴熊」隊的隊員正坐在懸崖的邊緣，安詳地望着海灣裏平靜的海水，他們是到海邊來看落日的，落日在海上沉落，實在是非常美的景色。

突然，他們其中一個叫起來：「看，有一條鯨魚！」

「不！」另一個說，「看來更像是艘袖珍潛艇呢！」

不錯，在離岸灘大約有一公里的海面浮起了一艘袖珍的潛艇，它靜靜地向岸邊駛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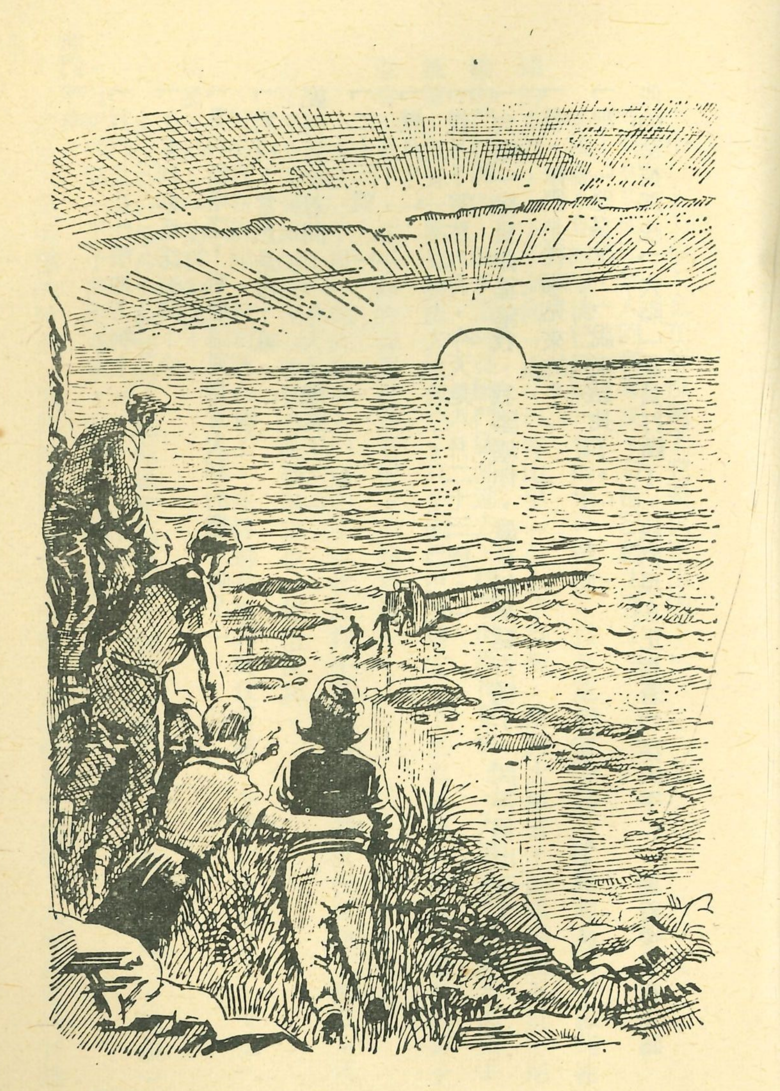
他們覺得這潛艇有些古怪，沒有瞭望鏡，沒有指揮塔，大部份艇身還淹沒在水裏。

當然，它正是剛從海底浮升上來的「穿山甲」，當它輕輕地觸到岸邊時，理察、雅各、奧狄蒂和妮柯莉匆匆忙忙將船內一切可以移動的東西搬到船頭上，好使船尾翹起來，露出水面。

最後，他們終於打開了尾艙的門，跳進外邊的岸岩去。

他們四人，立即向着西邊，一聲不響地站在那兒，沉默、陶醉地守望着太陽沉落進大海去。

這時「穴熊」隊那羣吃驚的隊員已開始找路跑下懸崖來，他們走到半路，都停下來望着那不同凡響的潛艇，望着這幾個奇怪的從海底冒出來的人，直到理察發覺他們，向



他們呼喚。

「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啊？」

「在奧利斯塔諾海灣！」

「奧利斯塔諾！那麼這兒是意大利的撒丁啦？」

「對呀！當然是撒丁嘛。」

妮柯莉接着問：「今天是幾號了？」

「二十三號，」

「幾月？」

「幾月？當然八月，今天是八月二十三號。」

「穴熊」隊員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眞是越來越古怪了，問得眞出奇？

「喂，你們是從哪兒來的？」

「哦！」理察說，「說來話長了。」

他的話被那些「穴熊」隊員打斷了，他們現在正指着「穿山甲」，盡着嗓子在大叫：

「小心！小心！它在沉沒呢！它要沉下去啦！」

理察和其他三個人回轉身來，可惜已經太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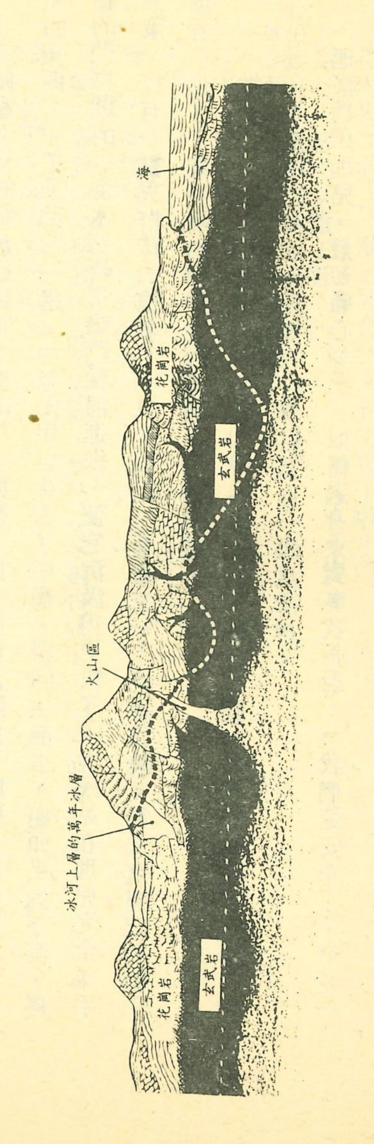
某種看不見的暗流已經將「穿山甲」捲側，以至他們當時爲了離船匆匆忙忙搬到船頭的東西，一下子倒向一邊，「穿山甲」失去了平衡，滑回大海去，船頭迅速下沉，尾艙的門打開的，海水這時從艙門猛灌進去，使它沉汲得更快了。大家站在那兒完全束手無策，沒有一點兒辦法去搶救它，只是眼巴巴看着它一下沉進碧波。很快就連它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在平靜的海面也沒有留下一點痕迹。

「地底三千里」到此結束，「穿山甲」從比利牛斯山出發，却沉沒在撒丁海岸，所有在漫長而驚險的旅途中收集的科學財富也一起沉沒掉。

理察楞在那兒，最初痛心極了，他轉過身來對奧狄蒂說：「我們是安全了，可是一切都失掉，一切都失掉！」

奧狄蒂好像沒有聽他的，只見她雙唇微動，她在守着誓言，在默默朗誦（太陽頌）。這使理察一下子清醒過來，心情也輕鬆了些。

這並不是失望的時刻，他們的探險並沒有失敗，它已勝利地證明了人類高度的智慧



「穿山甲」路綫圖

、勇氣、技巧和創造性能夠征服我們世界地底廣闊而未探明的地域。這就是科學上最壯偉的成功了，「地底三千里」的航程並非白費力氣，是值得的。

他回過身來，想對其他的人把心裏的話講出來，但却感到詞窮了。妮柯莉站在那兒，快活得容光煥發，她幸福地在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鮮的空氣。這時她伸出手來，把手指張開說：「不，我們並沒有失掉一切！你們看看！」

他們全都開心地大笑起來，這令那羣莫名其妙的「穴熊」隊員也跟着笑起來。

在妮柯莉的手掌中，那參加過地底旅行的小老鼠繆斯，兩隻前脚抓住一片乾酪，也在揚起牠的小鼻子，在嗅着那清新的海風呢！

地底三千里

丁一著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住址：臺北市汀洲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三九四〇四六二
三九五一七二三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臺灣總經銷：金麟圖書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東南亞總經銷：遠東文化（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厦門街門牌十九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全一冊）新臺幣捌拾元正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出版

